

王氏家錄序

王氏自周靈王之太子子喬以直諫廢世修黃帝術于緱山。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至今蓋六七十世矣。公侯相世不乏人。南大理寺評事壽卿喬齡乃纂宜譜牒通為系。自昔錯以後如指諸掌。壽卿篤孝之心可謂曲盡其誠矣。又謂予曰。王氏自文正公曰自叙五十世以迄于汝梅曰。王氏原譜建炎南渡間闕扈駕所携之舊本也。自工部尚書文穆公候與從弟朝散郎守中書令兼侍講鉢右通直郎平江軍節度推官監潭州鎮南遷始家餘姚凡居南者系之曰。王氏南譜家藏舊有文正公及懿敏公素二遺像傳守綿

遠集所為像贊詩序曰。王氏遺像集自南渡至今十四世孫椿字廷壽號培軒喬齡之父也。生三子。暨弟高嵩喬齡登乙未進士授今官。高嵩皆庠生。歲丙申。皇太子誕生。推恩封吾父培軒君如喬齡官。母熊氏為孺人。維時迎養金陵。而年壽俱七旬以上。喬齡之僚友同年及同鄉親戚之在此者共為三槐餘慶圖及詩文以貽之。曰榮壽集。總原譜南譜遺像榮壽為一帙。名曰王氏家錄。云請一言括為之序。以示後之子孫乎。涇野子曰。惟孝子能敬其父母。惟順孫能敬其王父母。敬其王父母者則有孫。敬其父母者則有子。有子者孝之成也。有孫者順之效也。即觀文正公極探討考索之力。

備編纂類次之勤。以明數十世于前。不順而能之乎。既觀元公休徵失繼母朱氏之愛。盡剖氷幙雀之誠。以傳千餘載于今。不孝而能之乎。壽卿將數編而摠籍之。可不謂有休徵子明之志乎。壽卿又不見河汾仲淹之道耶。身通六經百傳。約之以禮。周公孔子之道。於是乎且復明焉。此亦壽卿之先正也。其為宗譜。玄謨至虬。上下數十世。煥然復著于後。於今百代。稱賢焉。壽卿嘗與予論安止幾康之旨。洞徹精微。慨然有上求前古之志。然則復為文中子之學。以為王氏千百世光者。知壽卿必不厚孫也。

別顧承美序

昔者予之在太常也。當是時。正卿已去。代者未至。予署篆。而承美適典簿于西廳。凡寺事之可否行止。皆得與承美論決焉。如欲變淮水之惡。蔣園蔬之美。復厨米之舊。尊堂之新。究禮樂之器。獎端慤之士。彼此論究。互相辨難。幾于成章。而予改官辟雍去矣。於是數言承美於當路。進為監丞。博士諸官。以替予之不逮。機會一失。遂不可得。使予不能繼公叔文子之美者。今尚抱歎也。比予改官南禮。與承美處益親切。暇嘗問其所作。乃書十解以似予。一曰正朔解。二曰數目解。三曰春秋解。四曰左氏解。謂左氏長于史才。博通古今。豈有不知當時之正朔乎。閔莊以前。去世既遠。或有誤傳。若昭公

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平子曰止也。太史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是言周之六月。為夏之四月也。夫昭公在春秋之末。皆左氏見聞之切實者。其尚有誤耶。五曰春王正月。解六曰三正。解七曰伊訓。解八曰七月。解九曰史記。解十曰孟獻子。解。或引梓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或引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其十解之辭。反覆變難。多宗左氏。王周正月之言。而以辨宋儒之說。春王正月不然也。以視予說。雖亦不同。然而博雅精究。斯亦勤且良矣。乃如是之人。久滯寺簿。始陞通府。斯固銓曹者有遺明。然而承美又何必尊官峻爵哉。所望不以外者為念。而於在我者當益修其所未至。以求與古之先達者匹休可也。承美起家舉應天。聖元。

晦庵朱子文抄序

或問晦庵朱子何以文抄也。曰朱子之文浩瀚無涯。學者未能偏觀而盡識。是以抄其要者。以範後進耳。海虞吳氏抄於宣德之初。安陽崔氏抄於嘉靖之中。皆切近矣。合觀二抄不下數千萬言。併計所不抄者。雖萬億言不啻也。不亦已多乎。曰公都子以外人好辯譏孟子。孟子以為不得已也。朱子之言亦不得已之意乎。昔者漢高祖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惠文景武繼之。仍襲戰國亡秦之故。挾書之禁。久而復弛。于是

何倉以刑名為相。良參以黃老飾治。輒賈以將說傳行。諸治
申韓蘇張之言者。猶紛然競也。廣川人董仲舒者。三年下帷。
一遵孔子。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咸師尊之。其言主于正
誼明道。而以春秋為大一統。位雖未顯。道則常行。六經用章。
斷獄者引經折偽。繫囚者受經問道。或印綬加身而守死。或
汙辱釋掾以觀仁。至有鞠躬盡瘁。斃而後已者。用能扶漢業。
千四五百年。魏自建安七子以來。崇尚五言。爭眩靡麗。晉宋
承之。汨于齊梁陳凶。或怨以怒。或治以纖。三綱淪而九疇斁。
至篡殺以相尋。河汾人王通者。出隋開皇之初。進獻十二策。
以期太平。退擬六經。續明先聖。一時董常得其蘊。王珪魏徵
杜如晦輩。發于事業。以開唐初之治。李唐之世。半踵漢而襲
梁。達摩羅什之氣未斬也。蕭瑀合掌禮佛。稱地獄以拒傳奕。
至有宮人出而為尼。畜髮以踐太后之位。濁亂海內。幾殞唐
祚。宜乎永真以後。元和以前。迎佛骨于天竺。昇傳禁內。雖號
學者。出舍為僧。夷狄熾而中國滅矣。河陽有韓愈氏者。出奮
不顧身。上表論諫。其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表上而身貶。言出而道章。誠足以正人心于百世
也。宋承五季之亂。立相多仍舊人。于是君子小人。迭相柄政。
王欽若出守天雄。閉門誦經。其後安石撰著新經。益肆其奸。
至使李沆寇準。不獲常用。而司馬君實兩程夫子。且被逐譴。

遂致微欽狩虜汴京丘墟南渡以來諸儒學術又復不同陸子靜高才篤學亦名儒也倡為一偏之學其徒楊簡楊其茂而助其闢宛若文殊辟支之護法也而况陳同父張九成輩或以功名或以詞章相競于時哉婺源晦菴朱子者出先格致以擇善即誠正以固執事為之辯言為之論理不明不已道不直不休聖學至是亦大復續乎是故董子明春秋而人心正文中子續六經而聖道顯韓子闢異端而正教明朱子辯群說而斯文之實學定又曰聖學雖以言而明亦又以言多而晦折危微之弊求精一之中此三聖人示萬世道學之傳也故朱子又嘗言曰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今觀大學孝經論語曾子問諸篇果亦不如此之多也學者誠因朱子之言而專師曾子於聖道有不可至者哉審若是朱子之功亦又大矣其官某地某氏命其人梓行傳布意深遠乎

陝西鄉試錄後序代作

嘉靖庚子之秋陝西鄉試錄既竣矣某以執事當序諸末簡以申告爾諸士子曰於戲諸士子知中式舉人錄乎

聖皇崇重斯典凡以為治道設也故格之以言行焉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也而况於治道乎粵自虞夏以來凡其言之立者必其行之立者也凡其行之能立者必其言之能立者也故主司者於爾諸士子雖因言以占行

又將以其所言徵諸行事而驗之也。今夫如矢之言必烈士。如金之言必莊士。如春之言必醇士。如常之言必懦士。如剽之言必貪士。如石之言必慤士。如孫之言必不恭之士。此七言者豈不出其肺肝而呈其手足哉。宰我有若善為說辭。似能立者矣。然中猶之士亦或索其疵而尤之。不以為聖人也。閔騫丙卿率不言也。或至老且歿者矣。然哲睿之士亦多得其情而信畏之。必以為忠孝之豪傑也。今爾諸士子沐休明之治教。說易能釋卦爻之隱。而于四聖無遺蘊。說書能列帝王之變。而于四代無厲政。詩之說也。真能解頤。而六學之旨已精。春秋之說也。真起廢疾。而五體之情可得。于禮既不忘。

義農之舊。然於古亦不泥也。又不膠儀周二經。然于今亦不滯也。論能發萬理之源。而不窮。策能折今古之實。而不窘。使有司者至。或擊節嘆賞。而不寐。以為得佳士也。斯往也。其踐所言哉。今四方多故。且勿言。姑舉關中之弊。雖曰旱乾頻仍。歲久不登。胡虜出沒。邊常不靖。以為戕斯民衣食之源也。然而或酗于而鄉。或閱于而墻。或詬于而里。或焚于而邑。或盜竊于比隣。或劫奪于道路。凡經史所載之陋習。近多有之。此豈可專歸罪于民哉。此豈可專歸罪于歲與兵哉。夫天下之惡一也。諸士子往也。遲速大小。雖不同。必皆服官政矣。其何以釐此哉。即爾秦隴之人。有適趙魏之地者。遇車師。授以六

等之車數。歸語鄉人曰：我善為車者也。樸屬微至，皆有法輪。軹軫輶，皆有節。既已為之矣，近不能超嶠函，遠不能歷大行之麓。夫士也，若道聽途說而言不本，諸躬行心得者，猶隴畝人之為車也。其能終踰絕險，以不臭厥載者，幾希。夫聖人於靜言庸遠者，深責之。今諸士子已公言之矣，又豈肯公違之乎？是必言而民莫不信，是必行而民莫不悅。

壽對山先生康子七旬序

對山先生康子先歲之六旬也。柟適過家，約作壽序一首。未幾奔走南北，日不暇給，又未踐約。今歲庚子，先生年已六旬又六，且望七旬矣。乃益童顏顰眉，鳳翥鸞翔，酒能弄璋，由

病軀老態視之，真仙人也。柟喜甚，謂執友曰：先生其數百歲未可量乎？或曰：涇野子壽人多矣，未嘗喜，即喜亦未嘗至於甚。何獨於先生若此乎？且先生每酒必用樂，每樂必用歌曲，多所自撰，又或用工人妓者雜笙管奏之。涇野子亦取而壽之，何也？荅曰：此其細者耳。南海霍子方以為先生隱於此而子乃議之耶？且先生之孤忠大節，如勁松鍊金，柟也鈍萬萬不及也。凡先生之壽，繫於世道者不淺，其出也，保愛君子，端人由是而進，其處也，表正鄉閭，謠風由是而息。天壽斯人，如之何其勿喜甚乎？昔者先生之在翰苑也，當正德己庚之間，宦瑾竊柄，威侮縉紳，雖洪洞韓忠定公、慶陽李二獻吉皆所

逮繫李子獄。手扯衣襟。噬指血書曰。康子救我。先生乃速。漾
陂王子以告曰。海許友以死。分也。但念老母在。恐被及耳。王
子曰。若有他虞。止罷君官已矣。諒亦不至老母也。先生慨然
曰。即如是。海何惜一身之官。而輕二賢之命哉。遂入言韓李
事於瑾。瑾鵠張惠甚。先生徐言曰。海來為公。非為二人也。瑾
訝問其故。荅曰。洪洞雖不識事體。然負正人之名於海內。李
二文章超絕一時。關西之光也。倘二人受戮。即公之名墮矣。
瑾時若有許可之意。明日二人得不死。洪洞寧家教授子孫。
子孫至今有登巍科。躋顯任。篤斯道者。慶陽謫官之後。漸轉
憲副。提學江西。作人寔多。韓李履虎尾而不噬。一時正人為
之生氣。足為善者勸。而直言極諫之士接踵不絕。世皆高韓
李之名。而先生保全君子。陰登善類。以替斯世於隆盛者。人
殊不知也。韓李既免之後。其士林被先生言語之傷者。皆曰。
瑾以韓李八黨疏草。痛恨切骨。康子之言而脫二人之命。當
非有親於瑾耶。於是康子果罷其官。如王子之料矣。至今三
十年未起也。正德末年。蜀人有仕為少司馬者。素與先生稔
也。取道武功。先生留饌焉。司馬曰。家兄尚在閣。入京必白家
兄。對山久屈林下。請一出也。先生荅曰。康海豈在爾兄處。取
功名者哉。司馬愧笑而去。他日又有提學副使者。訪先生。副
使曰。康太史以萋菲之讒。罹此虞羅。久投閑散。於予心甚不

安盤屋王給事亦久廢矣。予欲薦太史給事。朝則何如。先生答曰。此語也。有願聞者。有不願聞者。吾子典吾陝一方。文衡關西士子。皆周漢之遺。咸仰範焉。豈可不自重乎。其人惶赧無地。一時門人侍吏聞之。傳于人。而奔競諂趨之風。為之頓絕。則先生豈非出能護賢才。處能變士習者哉。楠所喜甚而壽之者。此也。楠嘗以先生出處數事。遇人樂道之。以為先生之道。極于此矣。去歲還山。辱先生枉問。予北泉精舍。予同友人。餞之西郊。因論及用人事。先生曰。若任此責。當先進君子。其小人不須搏激。則自潛消默化矣。予驚嘆曰。此楠三四十年窮經之功。方有此見。乃先生開口。便與聖賢暗合耶。不可及。不可及。友人問其故。予曰。即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之旨也。今歲二月。會壽於谿田馬子。因舉所聞浚川王子與栢齋何子書。論聖人有變通。不執泥。何子答之書曰。接浙而行者。亦聖人也。浚川之書。意在箴何子之過于退。而何子之書。亦箴浚川之必于通也。先生判之曰。此皆今之畫紅模兒秀才者也。若古之臯夔稷契。志在蒼生者。意豈若是踐跡乎。予又驚嘆曰。自別先生後。日力斯學。自以為可幾及也。今見先生造詣益高遠。可謂有命世之才。人所難知也。彼以詩酒聲妓之細。測先生者。不亦宜乎。楠願天壽斯人。雖至數千歲。未可量也。

貞節趙李詩序

趙李者。趙太學生漢之配李氏也。守節有聞。爰獲旌賜。郡士大夫歌詠其事。其婿學生陶機。叔度彙而成帙。以光前淑。以勸來媛者也。初李氏之適生也。年甫二十。生即早逝。遺厥翁姑。起敬起孝。姑嘗有疾。寢問堂外。每進湯藥。口必親嘗。及疾既革。焚香籲天。乞以身代。翁姑壽終。哀毀踰禮。仗節永槩。余四十年。忠貞之風。孚尹旁達。越有御史奏請于朝。旌表厥門。光輝里閭。加賜白金三十。鄉黨傳誦。以為異數。歌詠之詞。不徒然也。機嘗與弟舉人梓。從遊於解梁。至是梓至涇野。機寓書幣。問序焉。夫婦人之事。夫猶臣子之事君。從一而終者。也。婦人從一則為貞。臣子從一則為忠。貞婦多。則閨門正。忠臣衆。則天下理。風俗所係。治亂攸關。而可少此舉耶。然則予豈徒以機之舊也。而序之乎。

沈元明詩稿叙

都下人有張詩子言者。於正德戊巳之間。嘗師事予於宣武門左。時子言已能為詩賦古文詞。翰苑之良多稱焉。後予改官南都。考功。子言乃泛黃河。渡長江。問予於柳灣精舍。既歸。不相見者十餘年也。嘉靖乙丙之間。予改任太學。子言病已卧榻矣。屢遣僕來。期謁予。子以其病也。遏止之。未浹旬。子往問其疾。則已蓋棺矣。又數日。其友沈東元明持李杭州達狀。

為子言索墓銘。遂以子言事予之禮以事予。予乃歸子言銘。而元明即家自礪石。敦工鑽勒。或覽而垂涕泣以讀焉。予憐其意於子言之戚。若骨肉之切。暇問之曰。元明何以知吾子言如此之深。友吾子言如此之厚耶。荅曰。自吾之交子言也。吾母老在堂。遇誕辰。子言則稱壽。遇元日。子言則跪拜。遇鮮脆。子言則問遺。事吾母猶其母也。子言今死矣。值誕辰元日。當疇誰至吾母哉。東安能不待子言如兄弟乎。予嘆曰。子言元明可謂燕之范張。今之陳雷矣。彼其以詩酒合者。詩酒乏則踈。以勢利交者。勢利盡則傾。視元明為何如人乎。他日元明又出其素所為詩數十篇。太抵多與子言唱酬之作。其於忠孝友于之意。數寓焉。則元明也。豈徒以其詞而已哉。是宜叙之於端。因以憶谷風伐木之舊云。冀元明日懋于學。而不已其功也。是詩也。問序在嘉靖乙未年。至是而後能荅之。

雲夜吟序

雲夜吟者。心漁先生錢君希明之所撰。而又以自名者也。心漁生三歲而喪明。既長。令人誦詩書。道正事於其側。不數遍。即能心記不忘。於是作為詩曲。皆發乎性情。而不違乎禮儀。紹興人謂心漁目雖失明。而心之明固常存也。則其所以鼓瑤琴。吹杖簫。間為著卜。比於嚴遵。鳴蜀者。皆其緒事也。昔左丘明張籍亦嘗盲目。其著作文詞。發揮道理。至今不沒。固不

以其盲而廢也。况明藉之子且不傳乎。乃心漁之子洪甫寬蚤習庭訓。高舉進士。方為國子監丞。佐司成以教育天下英才。當其立身行道。思欲揚名後世。以顯心漁於數千載焉。將見斯吟也。行為百代之晴書吟矣。

賀解梁太守解母郭氏八十序

涇野子。方致思於北泉精舍。有解州思訓薛仲野偕武進少尹王子中暨鄉約諸耆書院諸生咸來訪予。時天久不雨。道路多流移。守令且因他事過客。剝削誅求。不念民隱。咸嘆息焉。薛王二子及諸耆生咸曰。吾解州近得一守。姓解名情者。其良吏乎。蒞郡數月。即迎其母郭氏以養之。郭母今已八十。

有五也。守旦視其膳。夕問其安。夜陳其政事。念民之饑。即欲推其食。念民之寒。即欲解其衣。念民之勞。即欲息其力。念民之科擾過甚。至欲其去官。而不肯應其私。邇者貴官之過解也。他郡費且千金。吾解數十金而止。至兩司命治候舍之饌。亦損其席數而不從。其言曰。情見民之窮也。情豈忍剝其肉以食其人乎。縱上官有責。不過免情官而已。予嘆曰。予昔判解。解民於予。素有情。解守如是。解民其安堵乎。然則解守之孝。郭母之賢。皆可知矣。未數日。太學生張汝附侯子耘亦來。其言亦如薛王諸友言也。且以幣為守索壽母文。予諾之曰。解守能壽解之人。汝解人固當為之壽其母也。昔宋有尹彥

明嘗因考官不正策問。拔筆而出。告諸師以諭諸母。其母以爲善養。至今尹母壽千百載不沒也。况郭母有呂申國夫人教孤侍側之嚴。有魯公文歆母躬織紉效績之儉。有宋陳堯咨之母忠孝仁政之訓。兼古數淑之賢。其壽當傳數千載乎。汝鮮人如欲罄南山之情。止可願汝守益宏其政。益堅其節。以與古龍蓄齊驅。則郭母之壽雖茂數千載不啻也。

李母蕭太淑人八十壽序

蕪湖李生原道。嘗學于涇野呂氏。今年既登禮部司務任矣。其二月十九日。則其母太淑人設悅之辰也。太淑人於是生八十歲矣。乃康強悅豫。如六七十歲人。司務來問壽言。且曰。

吾母年雖八十。猶能日夜紡績。以率諸婦女。蓋自先尚書公學士以來。垂五六十年如一日也。涇野子曰。夫紡績也在婦女論。亦其常事。乃古今人恒重此者。何也。夫婦女之事。紡績猶農夫之事。稼穡也。豈惟關乎一家之盛衰。雖天下之治亂亦恒由之。故刈穫之詩。周之所以興也。蚕織之休。周之所以亡也。雖桓莊頃匡之後。魯有敬姜者。猶聞此風。其訓子歆之言曰。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紡紉。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黜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乃責歆以爲僮子備官。占魯之將亡。則紡績之事。豈其可輕者乎。

今宗銘乃能稱太淑人之賢。以老猶紡績為首事。當其志業。可謂優於歎百倍矣。斯往也。使益廣其志學。不安於淺小。益崇其政業。不徂於卑近。推紡績之事。使家無不績之女。推稼穡之事。使野無不耕之夫。則太淑人之道行於家者。宗銘能行之以行於國矣。當其壽也。豈啻可至於百餘歲而已哉。雖揚名千載。上與敬姜同芳。亦有餘也。

多士贈言篇序

侍御龍岡陳子宇之劄卷於南畿也。取太學生百餘人。以查經各衙門諸卷之弊。且竣事。曾文奎應楨諸士。皆來告予曰。諸生之歷事於此也。始事之日。陳公即諄諄約束于規矩之

中。曰情奉。勅來與爾諸士。皆共理天工者也。其敬諸。於是諸生皆省心責已。不敢惰肆以負其意。今既數月矣。敬畏如一日也。尋且註選以歸。深感懷公之多益。無以為報。敬請一言以為公謝。亦以示教于我諸生也。涇野子曰。善哉。問乎世有親受業於師長之門者。歲月既久。訓誨亦深。恩義如父兄。親厚如膠漆。比其後也。一語不合。百怨即生。或毀於人。或讐於己。如呂步舒之于董門。邢和叔之于程門。操戈入室。面從背違者。代不乏人也。今觀諸生之言。豈惟見陳子為政之良。亦可以見陳子立教之善也。人言陳子初舉進士。出尹劇縣。庶政咸明。吏畏民懷。既擢御史。風采茂著。然則今日政教兼

舉豈偶然之故哉。夫諸士子志於道者也。然道無往而不在。則其學無事而可忽。今夫斯卷也。皆嘗學道之人。而以事見于政者也。得其精者。可知其人之良矣。知其疵者。可知其人之陋矣。諸士子於涉歷之間。反求諸已。豈不可以懋學而入政哉。昔者樊遲問仁。夫子告以執事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道莫大於仁。孔門自顏子以下。未嘗輕許。然其修為之方。亦惟在執事之敬而已。然則約束於規矩之中者。固不可視為淺小之物。別求道於高遠以失之也。昔有善為車者。日從事於車也。輪行如運規。輻直而不留。輞利如割塗。雖周行萬里。皆指日可到矣。乃又厭其藝之常也。薄而不為。南之荆。楊以習舟事。於是其心支蕩。其業荒蕪。舟未成而車之巧亦廢矣。故遇事而即學。約束其心。不出規矩。雖大學之道。亦不外是。諸士子。其無以陳子所教。專為刷卷設也。其以是質諸陳子。

王母方太安人六十壽序

涇野子曰。予嘗聞之矣。背德而不敬其親者。頑愚之子也。感其親恩而後敬者。中常之士也。不必有其德而自能常存其敬者。上智之子也。是故伯俞雖杖而猶泣。寇相捫瘡而益懷。豈必其皆有恩德者哉。况太安人之恩德如此。蓋之兄弟。滋法其德。處則力于學。仕則行其道。則太安人恩德施于家者。

可衍而施于國天下也。然則太安人之壽雖傳千百歲不有餘乎？子如不力，但念母之恩德，其與尋常人家兒女子之戀其親者，何異哉？

新昌呂氏家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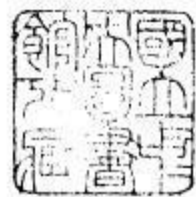
新昌呂氏家乘者，封君芝山先生中遂命其子侍御信卿之所纂著者也。呂氏自始徙新昌，十有七世矣。子姓凡二千餘人，先後仕者七十有二人，有德慧而隱者十有九人，間有文詩傳家者亦十數人。信卿曰：洵如無聞已矣，幸而學道以有知也，乃忘其所自而不之考錄，先人地下能不予洵誅乎？乃日事鉤稽，詢輯粵自太岳佐禹有功，封申太公相周平殷，封

齊以來，及于唐御史大夫延之居河東，節度使琦之居河北，皆表焉。琦後有三侍郎院，景德侍郎院之後為丞相大防，長興侍郎院之後為丞相蒙正，夷簡而琦為天福侍郎院，生兩子，餘慶參知政事，端平章軍國重事，端子荀荀子誨，誨七子由誠死節，其子億蔭為大理左評事，隨宋南遷，占籍新昌，是新昌呂氏本河北天福院侍郎琦之後，而申齊之裔也。乃遣使以示予。涇野子曰：於戲，新昌之昌盛哉！信卿之纂實哉！相亦齊呂之苗裔也。求其先止于宋理宗朝，其前無據也。訪諸藍田四呂氏之里，其族湮無聞也。今得信卿序畧，乃知膚功碩勲之後，果爾蕃衍俊乂，不虛傳也。相嘗觀王仲淹于隋唐

之間矣。其序王氏自蓋先生江州君之著述無遺焉。又觀程正叔于趙宋之世矣。其序程氏自司馬喬伯太子少師羽之爵謚無遺焉。亦非王程兩氏之自撰也。蓋兩氏者學師尼父顯親揚名如使勿父何。正考父木金父以及祈父伯夏並名者也。然則信卿斯纂之志豈徒求為王程兩氏而已耶。且信卿嘗枉問予于白雲洞中。稔知其學之正矣。斯往也。孝子之事親仁人之事天可必其功之不已也。而凡為呂氏子孫者其亦知所慎乎。

贈大司徒前總督三邊大司馬松石劉公之部序

嘉靖庚子九月間固原黑水苑捷至。聖心嘉悅。綸音渙褒。



以松石劉公揔督經畧懋著勲庸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當白金五十紵絲四表裡一時協同建功撫按副叅三司諸臣亦多進階受賞而公又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公讓之曰昔者於安鞏成師卻克士燮且皆以為晉君之訓二三子之功臣何力之有況今聖天子在上安夏攘夷德威並隆誠洪洋公所謂廟謀獨運聖武遠揚者且元臣賁襄於先群帥協力於后致有今捷和惟免于誤用先穀原軫足矣其何力之有乎未幾撫按群公問序以賀前史官呂楠曰審若是雖未臨黑水苑之戰可知其必捷矣且公之總督三邊也學原六經謀用群策忠義持身仁惠蒞政推赤心以

待士卒時秉鉞以嚴軍令。故茲役也。豈惟鵬東輩效其力。雖張奴兒野百斤者。亦能手斬吉囊之子那顏。及其戚人矣。其餘賊屍拖扶而去者。不計其數。蓋滿須彌寺。韭菜坪也。當夫六月之候也。公已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趨運軍餉。查理墩塘。較閱邊備。督令各屬。添領定邊及右五諸營精銳。而洪洋公亦駐劄固原。委官管理運糧。召買軍需戰馬。督徵積逋矣。當夫正月之初也。俺荅阿不孩已引黠醜渡河駐牧。公即嚴督諸屬。各遵先令。又行府衛州縣驛遞。監苑遇警棘堅壁清野。其各府衛備。各馬步官軍民壯。并甘涼下班者。分布平涼靜隆一帶。至固原嚮石溝諸處矣。及至深秋。大勢達賊果

欲搶三岔川。定邊諸處。自乾溝潛入也。公即斬戍滿兩軒。睡指揮以號群師。乃四發火牌。督令付摠魏周二公。各勵所統官軍。兼程進剿。勉以忠義。上報明時。遂急調蘭靜諸處官軍。及甘肅遊兵。各路應援。而洪洋公慮虜乘隙東侵。亦急調原議延涼諸兵。并下班官軍。巡按雙溪張君。及沃州呂君。又皆督令運發火器供餉。其同心如是也。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然則黑水苑之役。我之先為不可勝者久矣。又曰。治戰之道。攻心為上。那顏一斬。吉囊魂飛魄散矣。諸賊不奔。何為哉。夫自弘治年來。虜賊一入。動稱數萬。而吉囊狡詐猛悍。甲於諸夷。去冬既入河套。踰伏窺伺。不曰西

搶海子則曰北虜黃毛爾。仍于八月間潛入之後。即遭大雨。彌旬。道路泥濘。弓解馬蹶。技莫能施。公固歸功於聖上。德威並隆。山川助順也。而公之忠赤。感動天人。交應。豈獨一殺伐之功而已乎。洪洋公曰。虜入我境。既遭挫衄。報復之舉。勢必相尋。防範機宜。時不可緩。夫公陞且去矣。承其後者。應知其重為軫念。而公當亦如趙克國杜浩星賜之語。以告聖上也。雖然。夫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公斯之行。掌國計百萬之需。自九重玉食之奉。以及官胥之廩祿。士卒之衣糧。皆於公焉攸司。其責又不輕於一方之總制也。若乃使舳艫蔽江。運卒絡繹。免瑞醉人於盛唐。常振有人於前宋。以實京邑。以寢驕夷。使足食果先於足兵。以仰符夫子之言者。於公直有望矣。雖自是使天下民信之矣。將亦可跼足而致乎。

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榮壽序

東村先生張公。五十且七也。其子侍御雙溪君。方被命巡按陝西。得過潁水之上。舞綵稱觥。以壽先生。凡雙溪之同僚數十友。皆賦詩為軸。附獻焉。中有樊渭野者。寓書幣于予以問序。且曰。先生舉河南己卯鄉試。授令三原。不數月。厭仕進而歸。以教其子。雙溪兄弟四人。日夜課督。不少倦。乃以身先博學慎行。孝事二人。克敬友朋。見人不善。道之以正。或

陰有他訾。消沮蔽藏。懼聞于先生。令三原雖未久。號令嚴明。至今傳頌。當其壽也。焉可倫乎。涇野子曰。信然乎哉。莊周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言壽之難致也。先生之為道也。學博則德蓄。如葆光之火而不息。行慎則義立。如鎮靜之山而不拔。孝可以式。是人子不蹶其本也。敬可以厚。此親交不偷其俗也。化及不善。里仁之美可恒也。正以為令。花封之政可傳也。此雖上壽。又何難焉。雖然。此在先生一身者而言耳。陽嶼有仙人山。其頂有平石。方十餘丈。蓋仙壇也。壇陬有筍竹焉。葳蕤青趣。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淨潔。無少塵穢。然其初惟一本也。既久而後有子竹。既久而後有孫竹。引根茁荀。筠筠

篁直挺。上干雲霄。下蔽仙壇。微風一至。鈞天廣樂。音滿人世。故君子之道。行于一身者。壽百歲。行于一邑者。壽二百歲。行于一郡者。壽五百歲。行于數郡一省者。壽千餘歲。今雙溪君按節三秦。風動八郡。華山黃河。皆其所奠安也。誠使廣先生之道。以學行而倡。西周之士。以孝敬而導。西漢之民。德化攸乎。不善之俗。嚴明懾乎。姦佞之輩。則先生之道。行于一身者。雙溪君廣而為一省之政矣。此其壽先生。豈啻百餘歲而已哉。雙溪君方將舉庶官之真賢者于朝。不使倖進者售其巧。斥庶官之真愚者于衆。不使貪酷者肆其偽。此易簡之道。誠明之學。所以廣先生之道者。其大本乎。雙溪君他日進位。

卿相以行道于天下。雖壽先生于數千歲有餘也。

陝西奏議序

陝西奏議者。雙溪先生張子之所著也。嘉靖己亥間。雙溪巡按陝西。遇大政事。必奏議。聖主俞允。批處而後行。陝之八郡三邊。以及四鎮之急務。罔不釐舉也。雙溪子既蒞且去矣。有良司牧者。錄次成帙。爰加諸木。將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也。然其內雖有獄訟錢穀數條。獨於條畫邊防之事。為詳。蓋以當其地也。又於區處宗室之事。為詳。蓋以當其遇也。涇野子讀而嘆之曰。雙溪子。真可謂昭代之俊傑。而識時務者乎。夫政因時而變。議以時而立。違時而議。不知務者也。故賈生

建治安于漢文。而七國平平。董公論春秋于武帝。而六經遂章。韓退之闢佛氏而正教著。司馬君實折新說而王道明。亦猶禹之抑洪水于有虞。孟氏息邪說于戰國。凡以當其時而務之也。假使賈生以息邪說為急。君實以抑洪水為先。雖言之辨。如此其富也。文之麗。如彼其工也。然于政無益于世無補。迂亦甚矣。君子以為為不知務也。雙溪子之奏議。若巡按他省。則非所先。巡按陝西。則為切要。故曰陝西奏議。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可也。雙溪子。若執此以往。雖他日臯謨伊訓。皆可求而得其術矣。雙溪子字德徵。名光祖。潁川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

烏臺風教序

雙溪先生張君巡按陝西且滿期適邊功告成命下待陞京職先生出省北上東次太華之麓以需代者蓋嘉靖辛丑正月也先時西安咸長三學師生感先生之道德裝為烏臺風教之冊積有詩歌焉以拜別長安教諭楊英者使學生張大政北渡渭河請予序諸端涇野子謂之曰諸士子膠庠居而章句習者也焉能知先生而為之詩歌以序乎生曰涇野子不聞士尚志耶凡先生之政皆生輩今日之所願學他日之所願行者也豈待先生申其咕嗶以為諸生之益哉即庚子之大比也其舉者罔不以為喜也其不舉者罔不以為當

也罔不以為喜是長諸生好善之心者先生也罔不以為當是堅諸生懲惰之心者先生也先生若父于斯雖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生輩亦可期而至之矣况先生之于政也刑賞必揆諸公刺舉必求其當施舍必合乎宜予奪必歸諸理宗室有善必先以聞有不善者亦不敢蓋其愆也邊防有警必先以奏雖未至者亦未嘗後其謀也此皆師生得于聞見之親以端其趨向之志者也比于朔望之課教旬時之賞勸考督之激進賚予之周給其為益也不啻多矣使先生而父于斯雖使生輩有成德者有達財者皆可期而至之矣涇野子曰先生之至此凡問文也匪伊異人以為介初問貢院

記使張訓道來。繼問賀松石公序。使謝府訓來。繼問書呂次州卷。使王生紹美來。茲也之子又來。其言又若此。則先生之風教雖溢乎全陝。西安咸長三學。尤其所親炙之深者乎。予不可倦于辭。而沒諸士子之初心。

賀七峯方伯孫翁壽序

嘉靖辛丑。七峯翁生七十有六也。其外甥楊子時亨。仕為高陵縣教諭。正月之中。予嘗報拜年禮。柱杖而行。情于跪啓。楊子曰。涇野子。反不逮吾七峯舅之為健也。文泰孺時。嘗受學於七峯翁。翁時携之膝下。飲食教載不倦也。然翁率樓居。今年已望八旬。上下樓梯。如強有力者。無少憊懦。趨起。兒孩童

夾持之。揮勿用也。若有遠方。宿發書至。雖燈燭下。猶能裁箋答。作字如蠅頭細密。涇野子曰。審若茲。七峯翁上壽矣。予蒲柳之質也。安能望其萬一。粵自釋褐之日。已私重翁為長者行。此雖數百歲可也。且楊子于去秋。已請予為壽翁序。予曰。若翁之壽。予所願撰者也。楊子隨以報翁。翁復書謝予。乃詳錄其父家。與楊子之祖。交親履歷。并列張孔明所著序。詩諸文辭。比之管鮑陳雷。不啻也。予覽而嘆曰。方為翁作壽序。翁于已事。願叨末不一及。而獨備先世之德。如恐予之不良于鳴也。此其處心積慮。仁孝兼優。鬼神咸通。當其壽。雖數千歲可也。且翁自舉進士。內艱服闋之後。筮仕兵部武庫主

事歷陞武選郎中。選法嚴公。請托不行。凡襲替銓注。一主貼黃。雖本部堂上。以及太冢宰。有所囑授也。執黃以視。若不聞命。他日諸司偶觸。聖怒。挈跪午門。被笞。謫倅德安。無少怨悔。尋轉湖廣憲副。陝西行太僕寺卿。再轉湖廣右布政使。所至廉靜。而塞淵之心。詳慎之政。和緩之風。雖父且老不渝也。若乃恂恂居鄉。謙謙自牧。匍匐以惠宗戚及閭里。邑中三尺之童。罔弗敬畏也。此其立身行道。不讓周漢時之碩儒名卿。自可長視久履。壽考無期矣。且其言則古昔。稱先人行則舉步示兒孫也。翁諱鳳。字鳴和。初為洛陽人。後隨父入嵩。遂為嵩縣人。二月二十三日。則初度之辰也。

典膳忠菴任君七十七壽序

典膳任忠菴者。蒲郡之巨族也。吾邑司訓張南圃者。蒲郡之名士也。忠菴有子曰道年。將弱冠。治詩書。肄文學。求其師。未得其人。當時南圃以周易名蒲坂。忠菴又素交于南圃。乃嘆曰。非南圃。無可以為道兒師者。遂齋戒。率道執贄。謁南圃。師于門下。以供洒掃役。自是忠菴與南圃情日厚。往來日相密者。將四十年也。及忠菴之既七十也。南圃已為高陵司訓矣。忠菴之表弟王邦禮者。嘗曰。吾任表兄。性素至孝。父嘗患疽。且危。數禱于天。求以身代。未幾疽愈。人稱孝感。先是家事寥落。表兄奮志商遊。垂四十年。卒致潤屋。及後與異母兄弟析。

喪中分貲產。畧無難色。族兄端孤貧無依。表兄生具服食。卒治棺歛。恭敬之心。久而不替。雖鄉人楊綱氏者。亦多所資庇也。表兄致行篤厚如此。今七十有七。望八十不遠。不一壽之可乎。且邦禮方遊業於三原。去高陵甚邇也。南圃先生既司訓于高陵。交宗伯甚稔也。今之問壽文者。多之宗伯。表兄且上壽。邦禮可不因南圃先生以問宗伯乎。南圃既枉問予。且曰。忠菴素好詩禮。早遊江河。雖太冢宰丹徒楊公。少司馬榆次寇公。大諫議首山史公。大司馬南澗楊公。皆素敬之也。涇野子曰。丹徒嘗提學關中。予以師禮者也。榆次予在京師時同窓學者。四五年。合志友也。首山遊太學。日居雖室遠。不三五日。不一會聚也。南澗素交于蒲解之間。今且提督三邊軍務。予雖病處山林。亦為治生也。夫丹徒榆次首山南澗。皆當代之名卿大夫也。然皆知敬乎忠菴。將非忠菴之孝友誠慤。有以取之乎。然則忠菴之壽。雖數百歲。未可量也。遂書歸南圃以贈忠菴。

大司馬南澗楊公家世序

南澗先生蒲州楊公。位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撫督陝西三邊軍務。保乂王家。威行塞外。乃自念曰。今日所至。豈守禮一人之力哉。實祖宗積德所致耳。遂撰楊氏家世。托補序之。蓋嘗有一日之雅也。按狀公之高祖諱敬先。世為山

西霍州白道三里人。勤儉持家。散粟濟貧。鄉黨稱為楊佛兒。云。勝國末。避兵南陽。生有四子。純謙誼整。皆謹直方正。

明初建設保安州。詔民乞實。給業免差三年。遂編籍焉。然四子者。又能周饑賑乏。人皆以太公二公三公四公呼之。二公性復淳雅。不與人忤。日惟力田誦經。遠邇愛敬。曰大福人也。即公之曾祖云。生二子。曰琳。淳厚明農。曰瑾。聰慧警敏。日習經史。俱通大義。嘗為庠生。貢入成均。後授陝西蒲城縣丞。廉直不阿。遺愛在蒲。致仕歸籍。以保安之近邊也。過蒲喜焉。遂移居之。不復再仕。保安產業。留讓琳子。乃獨開家于蒲。是即公之祖。誥贈右副都御史。諡吳贈淑人者也。爰生公。父通及叔道焉。通仕至鞏昌府通判。後以公貴。贈官如蒲城先生云。

人于是稱贈公為鞏昌先生。所配高氏。贈淑人次室李氏。封太淑人。即公之生母也。鞏昌先生初治尚書。大有聞譽。五舉不第。援例胷監。後授陝西苑馬寺長樂監監正。外艱服闋。改授陝西按察司經歷。當是時。方伯王公。衡與巡按李御史。鸞許奏。被逮錦木獄。事明。復職。陞順天府薊州同知。委勘皇莊。亦逮錦木獄。事明。復職。尋陞陝西鞏昌府通判。又忤宦官劉瑾。繫錦木獄。一年始釋。足知素履剛正。無私。庶介寡慾。三罹大獄而俱免。貧至老而無求。乃又承先世之積。發奕葉之光。宜有大司馬公。如今日方隆而未艾者也。鞏昌先生七

十又六歲卒。生子七人。守仁、守義皆增廣生。而義應詔授儒官。其三即公也。以正德辛未進士。筮仕戶部主事。累官至今位未已。守智、典膳、守信、增廣生、守廉、守潔俱所鎮撫。初佛兒避兵南陽也。雖生四子。純整不嗣。二公生琳及蒲城先生。誼生二子。斌、榮。後生子孫皆籍保安。其在蒲者皆蒲城先生之後。而鞏昌先生之七子者。守仁子一。廷鸞。守義子二。廷鳳、廷鵬。生員公之三子。尹生員。凡守智子四。廷豸、廷麟、廷熊、廷驥。守信文一。守廉子四。上生員止。立直。守潔子一。平子孫繁衍。員員其來。兩地相望。歲音不絕。真昭代公卿間所罕有者也。昔漢子公積德行善。為縣獄吏。決獄公平。自言多行陰騭。

可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至孫定國果為丞相。永倡為御史大夫。後漢楊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被虺鳥所搏。墜地為螻蟻所困。寶救之。取歸置巾箱中。飼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其後有黃衣童子再拜曰。我王母使者。感君仁愛。授以白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寶子震為宰相。震子秉為大尉。秉子賜為司徒。賜子彪為郡守。四世三公。德業相繼。子孫仕宦不絕。然則公之先世自佛兒散粟賑貧。不啻救一黃雀也。蒲城先生佐縣無所妄取。鞏昌先生歷官通判。一貪如洗。則其所及乎人者多矣。而况于物乎。而公位大司馬。乃內省孔篤。約束甚嚴。論盈謙否泰之數。立驕奢損抑之戒。宜

西霍州白道三里人。勤儉持家，散粟濟貧，鄉黨稱為楊佛兒。云：勝國末，避兵南陽，生有四子，純謙誼整，皆謹直方正。

明初建設保安州，詔民充實，給業免差三年，遂編籍焉。然四子者，又能周饑賑乏，人皆以太公二公三公四公呼之。二公性復淳雅，不與人忤，日惟力田誦經，遠邇愛敬，曰：「大福人也。」即公之曾祖云。生二子，曰琳、淳，厚明農。曰璫，聰慧警敏，日習經史，俱通大義，嘗為庠生，貢入成均。後授陝西蒲城縣丞，廉直不同遺愛在蒲，致仕歸籍，以保安之近邊也。過蒲喜焉，遂移居之，不復再仕。保安產業留讓琳子，乃獨開家于蒲，是即公之祖。誥贈右副都御史，諡吳贈淑人者也。爰生公，父通及

叔道焉。通仕至鞏昌府通判，後以公貴，贈官如蒲城先生云。人于是稱贈公為鞏昌先生。所配高氏，贈淑人次室李氏，封太淑人，即公之生母也。鞏昌先生初治尚書，大有聞譽。五舉不第，援例冒監，後授陝西苑馬寺長樂監，監正外艱服闋，改授陝西按察司經歷。當是時，方伯王公衡與巡按李御史鸞訐奏，被逮錦木獄。事明，復職。陞順天府薊州同知，委勘皇莊，亦逮錦木獄。事明，復職。尋陞陝西鞏昌府通判，又忤宦官劉瑾繫錦木獄。一年始釋，足知素履剛正無私。庶介寡慾，三罹大獄而俱免。貧至老而無求，乃又承先世之積，發奕葉之光，宜有大司馬公。如今日方隆而未艾者也。鞏昌先生七

十又六歲卒。生子七人。守仁、守義皆增廣生。而義應詔授儒官。其三即公也。以正德辛未進士。筮仕戶部主事。累官至今位未已。守智、典膳、守信、增廣生、守廉、守潔俱所鎮撫。初佛兒避兵南陽也。雖生四子。純、整、不、嗣。二公生琳及蒲城先生。誼生二子。斌、榮。後生子孫皆籍保安。其在蒲者皆蒲城先生之後。而鞏昌先生之七子者。守仁子一。廷鸞。守義子二。廷鳳、廷鵬。生員公之三子。尹生員。凡守智子四。廷豸、廷麟、廷熊、廷驥。守信文一。守廉子四。上生員止立直。守潔子一。平子孫繁衍。員員其來。兩地相望。歲音不絕。真昭代公卿間所罕有者也。昔漢子公積德行善。為縣獄吏。決獄公平。自言多行陰騭。

可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至孫定國果為丞相。永倡為御史大夫。後漢楊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被虺鳥所搏。墜地為螻蟻所困。寶救之。取歸置巾箱中。飼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其後有黃衣童子再拜曰。我王母使者。感君仁愛。授以白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寶子震為宰相。震子秉為大尉。秉子賜為司徒。賜子彪為郡守。四世三公。德業相繼。子孫仕宦不絕。然則公之先世自佛兒散粟賑貧。不啻救一黃雀也。蒲城先生佐縣。無所妄取。鞏昌先生歷官通判。一貧如洗。則其所及乎人者多矣。而况于物乎。而公位大司馬。乃內省孔篤。約束甚嚴。論盈謙否泰之數。立驕奢損抑之戒。宜

其子孫盛多庭訓日新比漢于楊尤當過之唐之崔盧不啻言也吾知司馬公據忠報國為時名世者豈日懋而不已乎

高陵縣志序

縣久無志舊志雖美亦多疎畧弘治辛酉予忝鄉舉即事斯志往來京師篋載以行入翰林後秦晉之越歷河海之奔馳稿未或忘垂三十餘年斯編麤就今春學博楊子時亨以諸友之請使數士來謄此稿予以未真不敢從命乃懇以請發篋與之謄將終編徐侯宗義請加諸梓予茲固辭門人楊九式等曰國家百六十七年縣志不著豈非缺典况遇明侯欲行王政多用教化適今不梓後復如先矣予始諾之式等取

而詳加校書并增一二以答徐侯而劉岸又手圖三幅志益章章或曰志先地理附以渠堰何也曰昔在周漢之間井田既行溝洫未廢民食其利故不須豐年則稱陸海阡陌既開鄭渠名秦白渠名漢而豐滂灞滻諸水南灌群豚東漕支渠亦因是以名也厥後官雖設而他委渠既久而或湮地征如初民力衰薄故地理渠堰志復初也建置之志錄諸公署耳縣今裁減丞簿不設而局驛館院之錄不亦多乎曰清平鄉析于三原孝義安信張橋諸里析于臨潼縣如此其褊小也而稅課猶舊馬驢牛車之站猶給他地民日滋貧縣日滋罷其誰省憂故志建置以憫今也祠廟而後寺觀者何抑異端

也。戶租兵匠物產，通為一志者曰：兵匠之力，物產之財，皆出于戶租耳。洪範四五紀五曰：曆數，蓋有國者之所事事也。高陵小邑耳，而述曆數，不亦迂乎？曰：楊元甫，懿元之大儒也，被徵史局，作授時曆，雖成于辛巳之年，實可千百世行之，無弊也。以其縣人也，故述之耳。禮儀見行有儀注諸書，可勿抄畧矣。曰：儀注雖本于集禮，而未備也。又近年聖皇御製孔子祀典記說，未登會典，窮鄉下邑之士，安得聞之，以相從禮官之後，嘗習聞於公所，故因而志之，不敢隱也。其附以縣俗者，且本禮儀，以示經常耳。職官之考，亦存舊章也。官師之傳，秦公子市，或為君；漢趙周，翟方進，或為侯；韓延壽，或為左馬翊。

采入官師，豈不濫乎？曰：事有關於吾縣者，斯志之。且去古則近，去今則遠，雖詳乎古，猶恐其或畧也。人物之志者，凡以示表儀耳。生乎其前者，非一二人，然多不傳者，生如株木，歿如秋草，惡乎傳？傳之者，言乎表表者耳。將為後學所承式者也。是故長厚不如漢周文，張叔端直不如唐于仲謐，博學守道不如元楊元甫，皆非夫也。節婦亦人物乎？曰：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昔有賢后人，且以女中堯舜目之矣。科貢恩蔭，正人物也，而又後之，何也？曰：自科貢恩蔭而能學道，即人物耳。不學乎道，是科貢恩蔭而已矣。則何以邸宅陵墓終志也？王侯生曰：官邸歿曰陵，大夫士庶人生曰宅，歿曰墓。故生有邸宅。

則歿有陵墓歿無陵墓猶生無邸宅也。語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凡以慎其實于生前也。原陵偶陵亦名稱乎？曰：道雖不足，位則有餘，故事有以位存者，此之謂也。又以示執政者防微之意也，微不防，夷狄之中國且陵墓矣。

兩淮運同靜菴韓公七十壽序

靜菴韓先生之七十也。誕期在夏六月，其子陝西憲副汝器得便差將赴洪洞，稱壽觴曰：猶幸及今冬為古稀慶也。且曰：家君忠定公之第三子，以易經登弘治乙卯鄉舉，禮闈累不第。正德辛未，就選授嘉興通判，以秩祿可養忠定公也。然專職水利，崇本抑末，杜息詭訟，而又春行阡陌，農桑咸舉，撫按

交薦嘉興稱平。六年陞開封同知，管理河道，仍拓嘉興之績。則曰：行所無事者智，與水爭地者愚。予敢用私智以自鑒哉。已而水循故道，民免昏墊，嘉績多于浙江。撫按屢登薦剡。三年考績，應獲殊擢，以備伯方參陝右。而忠定公年已八十，遂抗章乞休。吏部覆題有怙退孝養可嘉之褒。陞授兩淮運同知致仕，乃獲專養晨昏定省，務得懽心。越五年，忠定公以壽終。鄉人雖稱忠定公厚得于天，而亦歸美家君孝養之力也。平君不履公門，不談官事，當倣直率故事以為長春新會。若乃賙貧拯急，睦族和隣，教子義方，鄉黨取法，而備母贈恭人郭氏者，其母儀婦道為女氏準繩，尤家君之所刑于者也。隴

右書至方切古稀之慶。改官命新。適遂遊子之情。且僖得稱壽。吾父足矣。地之美惡。職之繁簡。何取計哉。所念北堂靈椿之篇。惟先生一語耳。予固以憂辭。則曰。此僖西來東行之積志也。乃言曰。聞汝器今茲之改官也。止以然諾進退之細。獲少忤上官。諸僚勸之一揖笑開而已。乃堅執不從。曰。官可棄也。揖不可行也。至有今差矣。昔忠定公一給事九年而改。既叅議八年而遷。後官至大司徒。謚忠定者。皆其不速于改遷之效也。汝器寧改差而不改揖者。豈非尚有忠定公之遺風乎。汝器洪洞之過。克此以壽靜菴先生。雖至千百歲。亦有餘也。且往年講于鷺峯東所者。正君是耳。汝器乃能相信而不渝。則於斯道之高遠者。且有望焉。况崇階峻級。何足為今日語耶。

壽魏母劉太孺人八十序

去年辛丑之春。古厓魏先生巡按陝西。有事茶馬。時初入關。自華州過高陵。會晤之頃。乃言曰。吾母劉明歲且八十。職事有間。因便獲省膝下。欲得涇野子一言。以為千萬歲祝也。且吾母初歸吾家。舅姑咸老。每五鼓興。盥漱以治中饋。饗殮脯蔬。身親洗腴。不委婢媵。雖有姑命。令少休息。益不敢怠。至于補綴絀箴。常執其勞。及吾叔亦治學業。吾祖以束脩之難也。時吾父已增廣生員矣。乃令以衣巾免業居鄉。吾母益事耕

耘紡績不辭其苦。雖於厚薄炎涼。倍知其味。及吾弟洪紹亦知學也。吾母伴二子讀書。多至更深。若遇時祭薦新。及舅姑誕期。必先事供養。無少或後。其推食分羹。偏及家衆。諸幼雖或腮殮。亦勿倦也。涇野子嘆曰。古淑人慈母。道正如是。然則古厓之有今日。豈偶然哉。昔者陳嘉謨少號小由基。嘗為知制誥。出守荆南。比田其母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答曰。州當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攻卒伍。一夫之藝。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後嘉謨感奮。勵志仁政。官至卿相。與其弟堯佐。堯叟。為宋名臣。並鳴後世。夫嘉謨亦蜀人也。而古厓為嘉謨之後學。習其休風久矣。况太孺人躬行于上。身率以教。而凡中饋之勞。蘋藻之潔。束修之資。燈燭之相。自古厓及洪紹在學之時。固已舉先聖賢之道。訓之詳而誨之切矣。而古厓之為御史。謹直不比。能行所學。為時明諫。近在陝西。既舉茶馬之政。尤嚴舉劾之典。百辟畏其公。諸司欽其政。又不同于嘉謨初號由基。而陳馮失教于專精弧矢而已。然則魏太孺人之壽。雖數百歲未可量。豈陳馮之可及哉。僉憲康君曰。古厓學趨孟軻。將望其母于三遷仇氏之間。曰。若是太孺人之壽。雖數千歲不啻也。

送湖廣按察副使魏少穎之任序

初魏少穎之陞知西安也。予方侍南禮。其同僚皆憂之曰。子
宜身弱。而郡繁劇。恐不勝其勞。予獨甚喜之。少穎時任總巡
之差。其祇候僕隸人等。皆稱曰。隸輩事魏公甚謹。魏公語默
動靜。有威重。隸輩守其令。毫髮不敢犯。雖十西安。亦有餘也。
江南糧長。環總司而望輸納者。日不下百餘人。其弊端杜而
復穿者。雖鼯鼯穴。不啻多也。然皆畏魏公。不能弊。予獨甚是
之。既報有西安也。曾一言以相告。少穎輒然不以為是也。當
其意。惟知有道。不知有所謂長者矣。予獨甚重之。及少穎之
蒞任也。民皆安其業。黠吏猾卒。不得一擾乎鄉縣。周漢之四
民咸喜之。投牒換移。如取如携。不俟吏宿。有所告訴。必願以

歸。隻錢升米。無所于用。周漢之山林道路。黃童白叟。咸是之。
寧遇試士。專持大體。巧言不能行。凡經品題者。必居魁選。士
誦詩書。咸樂其學。至宦鄉澄清。湛如秋水。貨客利夫。遠近千
百里外。不敢一闖其門。尤人所喜談者也。周漢之成人髦士。
咸重之。及其季年。時當饑饉之歲。又有師旅之虞。上官者謂
陝城之東郭。人煙輳集。百貨出積。非啻千室之邑。甚為喫地
要害。雖山西北郭。不足以比。不可不急為之城。然非吾少穎
無可與托者。少穎乃陽為土役之舉。因行賑濟之道。雖得民
力。亦足民食。宛見子來之風。遂有金城之固。不啻陝人以為
千百年之利。凡晉豫楚蜀青齊吳越四海九州之仕于關中

者無不咸敬之。以是知予初之喜重與是者。亦非徒然也。及聞少穎之憲副湖廣也。予雖喜重與是。乃未及初陞西安之日。或問之涇野子曰。君不見黃次公乎。初為潁川太守。百姓嚮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遂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悌有行義民三時力田。皆以差賜。及為丞相。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于治郡時。夫一次公也。始勤而終怠。先賢而後愚。人心之易變如此。則予于少穎初之喜重者。安得不深念乎。昔予之侍南禮也。與一少司空者為隣。其人端謹周慎。每見群公卿之跡。闊自作者。則羨以為大才。必大用於渠。心有疑焉。一日詳以問予。予對曰。詩云。小心翼翼。臺臺令聞。將文王非與。司空深然其言。予懼少穎之不但次公也。故喜重少變焉。少穎不日進拜憲長方伯。或撫巡吾省。以至卿相。必當戒次公之忽。而恒師純亦不巳之學。則予之喜重與是。以及天下人之咸敬少穎者。豈有替哉。時乾州判官孫由義。葺以賢能受知少穎。言于上官。得調署長安篆。又知少穎治郡之詳。于其行也。請予序。予遂以素所知者畧言之。且望少穎無如次公巳也。

贈雙仲祥陞鎮原縣序

成都雙仲祥會試不第以母老思就學職吏部奏署朝邑教諭蒞任端謹身率士子而又勤于訓誨各督脩其業英敏者尤知向往于上方越三年即舉二士上官稱績他日聘典浙江文衡收拔皆知名士既已復任陝省藩臬無不稱賢至動撫按交薦于朝未洽二考得陞鎮原知縣先時巡撫洪洋趙公請大光祿谿田馬公及予同脩陝西通志以仲祥數人分理其事因與仲祥數會聚切磋焉仲祥將行來辭因問別言時高陵徐侯仲祥之鄉人也呂二司訓仲祥同事脩志有之友也皆執軸為仲祥請贈言予以憂病辭不獲乃具疏求以饌仲祥適有遠使來投書饌畢將餞群僕仲祥曰可先

勞遠使予按著嘆曰即此頒餞一事舉鎮原如拾芥耳且予嘗舉孟子之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頒餞之政豈非自善教中來乎今夫貴者人知其高爵峻階而敬之也富者人知其積粟累金而敬之也華門圭竇之微輿臺僕隸之賤人孰不知其可忽而輕之也若乃于貴者導之以分富者導之以禮微賤者導之以各輸其力雖至于負薪畚土之人而重任輕仕之分并亦若較然不差非仁人君子不能也社祭之均肉里宰之細事也陳平至以致相而成功名羊羹之享士口腹之微物也華元氏至以失人而敗宋師若仁人君子之心又非以成敗利害討論也于此有冕者焉雖少必作焉雖過

必趨焉不敢慢也。于此有警者焉。雖少必作焉。雖過必趨焉。不敢慢也。宋儒楊中立以此為夫子一貫之道。而予嘗謂逝川之語。則以為夫子不舍晝夜之學。與文王純亦不已者同也。仲祥于頒餞之事。能克之而不已焉。雖夫子文王亦可學。而況于鎮原乎。他日見知聖主。進拜臺諫。以至列卿。施澤于四方。固其餘事耳。仲祥勗哉。仲祥名應麟。舉于四川高第。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昌稱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王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記

雲槐精舍記

邑郊東后土宮槐樹匝陳溢塘老者一二百歲少者九十歲
七八十歲孫槐蓬生不筭虬枝蟠榦矗入穹窿二月迤徂肄
發葉稠晝蓋日夜映星月時與涇雲渭霧縈綰綢繆接秋花
開十里外望之黃如金山長夏居之不知酷暑風雪交零宛
非人世時有奇羽靈禽棲鳴其上如鼓笙簧殿西有屋蔭當

其下聚徒結廬。曰雲槐精舍。屋凡三楹。蕭然面渭。討論古經。言萃於斯。曰講經堂。堂含二室。東室曰仰華軒。西室曰望河庵。華秦華也。河大河也。翼堂西面而列者。十五椽陋室也。室卑淺。偃僂而進。成以十五椽焉。邑士不得居。有異地者。去來續居之。又曰廣居。廣居。二仞。古有甃井。甃而汲之。用給乎硯。潄洒掃洗沐。曰文藝井。井薄南序。棄地二尋。縱橫畫畦。種以諸色菊。本秋來花發。紅白碧紫。爛然幽香。坐讀其勝。舍書吟哦。執友訪談。多槃於斯。曰菊畦。

董仲舒祀田記

新昌劉君讓判兩淮鹽漕政四年。奉身自計。乃捐常秩百金。

買田于江都。當青草沙。為方二十畝。募民佃種。年徵租錢。儲于丹廩。留物供簿正。春秋祭漢董仲舒祀事孔明。新昌當官。可謂知重矣。董仲舒。漢醇儒。孔子明先王之道。志在春秋。春秋孔子之政也。七十子衰。田方吳起。駢臂禽滑釐之徒。接受孔門。各成其私。於是蘇秦張儀犀首。周最韓非。申不害之徒。變機相軋。攘聖人之道而亂之。鄒人孟軻。闢邪說。明春秋以尊孔子。莫能行也。秦漢之間。厄斯甚矣。董仲舒一師孔子。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咸師尊之。建元初。對策言春秋大一統。宜純用孔子術。罷諸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自是邪說滅息。統紀一。孔子之道。大明於世。自董仲舒始。然武帝不

能用也。乃令相江都王。江都驕王也。化。又令相膠西。猶江都也。亦化。足見其用春秋之道矣。故劉向以為王佐管晏弗及也。呂步舒傳其業而不知。公羊高發其指而不精。故君子之道鮮矣。故崇君子之道者。亦又鮮矣。又曰廣川董子故里。膠西亦江都也。亦有如新昌之舉者乎。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夫天下郡縣皆祀董子。董子享不享。武辰十月。

悔齋記為崔子仲鳧索作

涇野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其求已也。惰悔銳悔。歇悔。泄遺悔。欺悔。襲悔。迂悔。冶悔。漫漫爾悔。執執爾悔。恚滯爾悔。粥粥爾悔。束束爾悔。自是悔。自畫悔。其處人也。凡悔軟悔。慢悔。諛悔。矜悔。譎悔。可詒也。悔。隨悔。改悔。求悔。觸觸爾悔。訐誣乎人。悔。狎侮于人。悔。毀悔。譽悔。其求權也。重悔。輕悔。高悔。卑悔。隱悔。露悔。進悔。退悔。同悔。異悔。既過而悔。悔。無悔者吉。不悔者凶。數悔者憂。憚悔者吝。更悔者勇。滯悔者懦。吝懦近凶。憂勇近吉。憂存明。勇存敬。明敬存乎志。

雒氏重慶堂記

正德四年五月三原雒仲頰西歸。言曰。昂父今年生五十五年。昂母少三歲。俱壯健不老。昂王父少王母二歲。王母生七十九年。俱鮒背眉壽。孟子曰。父母俱存。一樂也。昂父母王父

母俱存。昂樂矣。請為昂作重慶堂記。曰人之有此一樂者亦多矣。胡孟子言之難。吾子知之深邪。人少不知學。長而無聞。不足為父母喜。又其甚者。邪侈頗越。蠱心毒身。仇戚賊黨。為父母憂。此雖父母存。又何樂之有。故孟子次第三樂。言必得二樂三樂。然後為能知一樂也。卜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子固宜勉于孟子之言也。子質明而志美。溫恭抑遜。執事不屈撓。言必求法道。行必求法舉。復大徧博經史。良丈夫也。子固宜勉于孟子之言矣。故曰。誰其基之。惟祖之續。誰其成之。父母如天。式穀爾子。克敬二人。式穀爾孫。爰篤于祖。故不敬其父母者。是無子者也。不敬其王父母者。是無孫者也。故君子愛其父母以及人之子。愛其王父母以及人之孫。

羅節婦陳氏記

大庾王廷和曰。雩都人羅鎬。予故與交。鎬父世序。娶于興國人陳處經之女。為節婦陳氏。陳氏生十七年。即能婦人之道。用幼所習孝經烈女傳以行。乃畢宜于羅氏。世序生三十二年死。陳生二十五年也。亦欲從世序死。姑日閑之。得不死。乃曰。所惡于羅世序者。有如青天。乃自是不務膏沐以終身也。二兄公相繼亦死。人曰。舅姑耄耋。兒弱。兄公且皆死。靡所依。

矣。盡渝也。曰嗟哉。斯正妾罄節之日。渝不忍也。舅姑又且繼死人。又曰。復誰為哉。爾子自當克家。盡渝也。曰吾志已在蒼蒼矣。乃督鎬兄弟。力田務義。以勿替于先羅。今且六十有一年。大志果考。蔑有瑕額。縣省以聞。獲旌其閭。太史公曰。於休哉。此婦人也。懿德貞行。烈如金石。志對青天。自求多福。老而彌堅。共伯之妻。有華衛詩。文叔之妻。諸曹氏有餘辱。夫陳也。世序資之以明夫。鎬資之以明子。羅陳資之以各華其宗黨。豈直已哉。經曰。人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果哉。已已春。

秋山記

永新人賀醫。居秋山。乃自號秋山。秋山者。禾山也。禾山者。永

新之西山也。醫姻吳工部曰。永新之南。綏原龍從。隕屬鵝嶺。秀特如繪。綏原之東。龍頭削立。雙巽文筆。相顧拔地。情若昆弟。又曰。義山。我嘉樂之。潔已皆不名。何取於秋也。醫答若曰。鳥各有止。人各有嗜。得止乃寧。得嗜乃豫。嗜竿者薄瑟。嗜玉者薄砥。嗜賄者薄身。嗜誼者薄物。夫秋山以著介嗜也。夫顏琅邪。唐之烈丈夫也。宴遊于斯。耽樂不棄。溪上懸厓。手澤存焉。永新諸山。誰敢與並。我嘉樂之。夫秋山以著介嗜也。涇野子曰。山川之靈。爰降俊豪。明德君子。增芳山谷。首陽拳石。如金如玉。貪泉洋洋。渴者不醜。故君子閱諸其外。責諸其內。不道而華聲。識者惡焉。稱以太山大河。奈何哉。已已夏。

吳氏繼善堂記

繼善堂者何。桐廬吳楷之所構也。堂何以言繼善。繼善慶堂也。善慶堂者。吳楷曾王父之所構。寧陽侯某。及今尚書之所扁也。二公何以扁此堂。嘉吳楷之曾王父也。何嘉爾。能犒王師也。正統末年。閩寇方興。二公提師。道越桐廬。吳楷曾王父能犒之爾。然則楷之繼之者奈何。曰。犒王師似忠。有華於前人之間。似孝。繼其忠。則知所以為臣。繼其孝。則知所以為子。為孫。已巳冬。

徐生壽親記

呂子曰。君子之於親也。愛之而已矣。君子之愛親也。壽之而已矣。夫壽親有三道焉。得其上者之謂聖。得其中者之謂賢。得其下者之謂才。張詩曰。何謂也。曰。壽其德者。萬世有辭。金石同其堅。日月齊其明。非聖而能之乎。壽其齒者。順厥考心。身其康強。年越其度。非賢而能之乎。壽其業者。箕裘不壞。為他人有。非才而能之乎。故聖也者。盡性者也。賢也者。盡情者也。才也者。盡力者也。詩曰。世有子。非聖賢與才也。而親年九十百歲者何。曰。生而不長。沒而不聞。辟之草木。當秋而殞。雖謂之不壽可也。曰。古亦有子誠聖賢與才也。而其親凶短折。不壽者何。曰。為誰。曰。孔子少孤。曰。何以知之。曰。聞之禮云。問于五父之衢。葬叔梁紇于防云。曰。若然。雖謂之壽可也。不然。

何吾子生千百載之下。尚聞之邪。故自是者。則欲天其親善。自奉者。則欲天其親齒。自敗者。則欲天其親業。三者。鳥獸之道也。然而遠聖賢與才。亦不相遠矣。故能不自是。則可以作聖。能不自奉。則可以作賢。能不自敗。則可以作才。己巳年月日記

瑞諼記

史賜逆母陸氏上元奉諸京邸。初母哭先太史公喪。明左劇如燕。不能北寒。恒榻火并夷右目。宿醫醫皆曰。公母瞽弗醫。賜涕泣樹諼曰。諼花母。瞻諼二年不花。賜遍索國中醫。晉人侯生號金針子。

國南門。庚午夏。宿生生日。生刺瞽。須臾見。三日視。七日遠。四十有九日息。恒弗渝。賜徵生。生坐母幽室。啓牖。金箴入。皆旋瞳子三。弗隱。雙視俄炯然。曰。汝賜也。須臾時。諼花如赭。階下乃闔目。昂寢。綃玄菽。加日上。滴水沃菽。三日夜。四十有九日。出幽室。以視物。猶童子目也。乃八十滋健。受太孺人封。初賜家樹龍爪。數年不花。戊午秋。莖突然起。花繁碩。賜舉應天。戊辰正月。家折梅。挿瓶。無本也。二月花。三月實。賜及第。賜友梅曰。龍作雷雨。膏澤天下。戊午花徵也。梅實調鼎。戊辰花徵也。孝子思忘憂。庚午五月之花徵也。故君子欲下膏澤以調鼎。存乎孝。若是太孺人。烏乎不悅。悅則康。康則壽無疆。庚午四月

月
紹文堂記

紹文堂者何。無錫俞諫議泰之堂。扁也。堂何言紹文也。紹前人之文以示之后耳。始祖貴四。早當草昧。抱經而隱。其文樸以靜。曾高祖安。一心主忠信。身行謙退。誣入尺籍。以德而削其文。恭以孚。高祖德惠。學究經術。官舉人才。遭世不靖。未竟厥志。其文默以烈。曾祖宗海。抱痛讀書。未獲永年。其文倣以恪。厥祖友梅。篤于修己。不求人知。恭而有禮。沉而有容。耄耄稱道。不改其初。俞氏之孝。誕弘于茲。其文敦以確。厥考味泉。厭飫經史。旁疏諸藝。凡所諷詠。自情而發。從遊百數。多底於

成。爰及厥弟。亦克有立。其文博以達。然則何貴四安。一云爾也。曰。名字也。友梅。別號也。宗海之子。恭也。味泉。亦別號也。友梅之子。謙也。紹文而始于貴四者何。俞本汴人。宋氏南渡。始籍無錫。其譜亡矣。貴四當元始。有考焉。爾何以不及支派也。諫議實生於味泉。自紹文而言。貴正宗也。然則諫議之紹之者如之何。質直而不固。斯可以紹朴靜矣。蚤舉甲科。拾遺瑣闥。積誠而動主。言必中會。竭力回天。罔或頗越。斯可以紹恭孚矣。篤而定。斯可以紹默烈矣。昂霄凌雲。斯可以紹傲恪矣。報國如家。守學不渝。斯可以紹敦確矣。糾率寮案。共濟舟楫。敷時休德。種此四方。斯可以紹博達矣。癸酉

檼
又棟也又伊
慎切義同

重建米脂縣文宣王廟儒學記

延安米脂縣文宣王廟及儒學舊在上城卑隘不足以奉先師業士子弘治壬癸間陝西提學副使今大宰楊公乃令知縣徙今下城建大成殿五楹南面碧瓦鱗次重栢藻梲疏甍丹楹朱壁塗東廡西廡皆北上七楹文牖丹楹疏闌朱壁塗戟門在二廡南中南面三闌丹神庫在戟門外東序西面三楹神厨對庫在西序三楹丹闌櫺星門在庫厨南中南面三闌丹黼桶朱壁塗明倫堂在大成殿北三楹背面以山亞壁塗畫棟文櫓二齋在堂南對列如廡之在殿也東西皆三楹黝闌牖東廡四楹東齋在西號舍東十有三楹西有十三楹西齋在其東庠門在二齋南中南面一闌黝縣扁亞壁塗建射圃焉步方六十廳三楹在庠東正德七年真延安知府趙君樞曰米脂初無舉人學建而舉高堂楊公之功也予曰先生作學誕不止此夫聖人之教有四舉文則道明舉行則性盡舉忠信則道定而命能至矣窮益于鄉達澤于世聖人之道茲用有光是作者之意也

三百字耳既精詳復寬綽此道不講久矣

劉侯戮虎記

華人曰華南山六虎伺逕唾人莫敢撓道路無蕪二年旱知州劉侯憂之祝神召虎人逐虎布弇網一日獲虎二山興雲虎至庭雨又布弇網一日獲虎一山興雲虎至庭雨又布弇

網一日獲虎三。山興雲。虎至庭。大雨。咸戮之。豈其肉以食人。南山平。華人又曰。劉侯焚暴。猶戮斯虎也。涇野子至。華聞之。正德七年十月記。

重修華州治記

正德壬申。春日。惟吉。華州太守。彙吾劉侯錦鼎。緝州字。爰遵故趾。據渭面華。乃六州堂。寔惟五楹。州堂前。橋交厦。南面合掌。而張翼中。虛四達。以為堂首。庫當堂東南面。祇藏鸞輿。廳當堂西南面。州幕蒞焉。吏廊東在庫南。西面北上。西在廳南。省十楹。儀門在吏廊南中。南面三闌。內樓二。外樓二。夾陳而。以。冒四碑。譙樓在儀門之南。三楹。小樓在譙樓二耳。左居鐘。右居鼓。廐在左小樓之東。楹四十。楹有祠焉。以祀天駟也。右小樓之西。為徃行。右之獄神。于是乎享之。理事所在。徃行之后。大門在譙樓之南。南面三楹。稅厦在大門之內。北面十楹。作複堂焉。曰退省。在州堂之北。南面五楹。四第在複堂之旁。一曰郡守之第。二曰郡貳之第。三曰郡判之第。四曰郡幕之第。吏舍在四第之東。楹六十。箇榜舍在先門之外。十楹。而右旌善亭。在榜舍之東。南面申明亭。在右榜舍之西南面。從預備倉于州治之內。倉西草場也。故曠地。立少華書院焉。乃新儒庠。及陰陽醫學。夫堂也者。明也。君子以明己而明民焉。廳也者。聽下之情。以告上也。君子將營公署。鸞輿為先。故庫

在東。厦者夏也。大也。於是乎大以立政也。門問也。聞也。君子以問。小人以聞。樓碑重德也。譙樓者。鳴樓也。以鳴俗而治之也。有鐘鼓者。貴令聞也。君子而不仁。則凡聞鐘鼓之聲者。疾首而蹙額矣。祀天駟以奮武也。享獄神以明刑也。退省者。退而自省也。行有不合於民者。於是乎思之矣。第也者。地也。亭舍倉庫。皆治之日也。故君子居堂則思明。至廳則思聰。將厦則思寬。出門則思問。視碑則思後。登樓則思危。振其鐘鼓之聲。則思實。奮武則思文明。刑則思仁。燕處退省。則思過。居第則思不愧于其地。覩目則思綱。故君子視真而聽令。端本而不墜。于是百姓懷。鰥寡無。蓋安土而樂天。衆目有條而畢舉。

登真觀記

涇野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重慎也。故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虛哉。老子之於幾也。何其肆焉。而不審乎。老子之道。可以自守。不可以及人守。可以自庸。不可以及人庸。自守則鉅。人守則孤。自庸則行。人庸則塞。故老子之於幾。未同焉耳。故幾正而動之邪者有矣。幾未正而動之不邪者。未之有也。或曰。老子之於彛倫絕乎。曰。未絕。故論子孫祭祀不輟。言父子夫婦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天下。言君臣也。先後高下之論。主客之辨。言兄弟賓主也。故違吾儒雖異。其不同者寡也。今其徒之於老子也。守五病而又滋之以五異焉。

夫絕仁之義去父子矣。絕聖之義去君臣矣。絕義之義去兄弟矣。絕禮之義去夫婦矣。棄智之義去賓主賢否。是謂五病。戊己黃芽之徒。完真之異也。禳灾祈祥之徒。應附之異也。五金八石之徒。丹客之異也。叱風呵雨之徒。術士之異也。周章化緣之徒。遊方之異也。故五病興。其徒無完人。五異興。其教無良法。其幾使之然也。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不可不慎其幾也。故孔子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履之而實。測之而廣。其故寡矣。老子之言。惚如夢。恍如影。捕之而無實。取之而無用。其行寡矣。曰。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老子之教。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然則何以病於其幾也。曰。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登真觀。楊崇曉修老子宫成。記於是。以觀趾功。次記碑陰。以講老子之道。記碑前。

河東書院記

極曲折極清新自左氏後僅見筆法于此德水子

正德甲戌春。御史安陽張子仲修。巡鹽河東。官吏革弊。商民胥悅。夜讀書。書誨諸河東生。乃從官司之請。作河東書院于上曲。於是諸車人。店人。牙人。願獻木石。暨力。諸工師。願獻能。諸園藪。願獻厥植。乃選義士命理。乃築堵周七十雉。乃作先

門三楹南面北渡石杠儀門三楹又北講經堂五楹阿棚前
南面層階雙桐夾階桐外有二松夾陳皆松柏若槐東為崇
義齋五楹西面西為遠利齋五楹東面碑亭二在二齋南南
面齋有序序交儀門之南墻儀門東東號門南面東號門而
北東上號門東中號門東下號門皆西面北上東序在其前
三號皆南面三楹自門折道以登其榮皆夾樹下楸中槐上
桐皆階二約其夾階也皆茨栢號皆有厨二楹在左西面儀
門西西號門南面西號門而北其制如東號門而北表二門
皆雙楹退思堂背講經堂北五楹南面二槐夾階茨栢在其
南四教亭在堂北亦南面堂東偏南下為左西房西面其後
脊人房西偏南下為右曲房東面其後隸人房西墻之西東
墻之東蜂房皆四區四教亭北築閣構樓曰書林上祀三晉
名賢側藏籍其林帶水為環池如圓壁以種蓮泛舟曰天光
雲影又北為亂石灘灘北為山九峰中峰曰仰止亭東曰杏
壇西曰桃源旁皆甃井曰源頭四洞先後山曰遊仙蓮池在
山後麓巘岫巒岩皆有茂木結霧縈雲故左曰豹變右曰鳳
鳴自環池東為石榴園日心亭西為蒲萄園月種亭皆背松
棚鞠籬見山在山北西面亭曰悠然其後牡丹園亭曰麗景
又其後紉蘭園亭曰予珮皆西面竹逕通幽在山北東面亭
曰綠猗其後茶藤園亭曰微風又其後籍草園亭曰一般皆

東面亭皆南面自仰止山後歷青楊而北為游息亭又北為百果園其山北東麓西麓皆甃井槐亭翻車上水潛山翼流南過源頭又南會于亂石灘又南匯為環池環池東南闢溪過東蜂房南縈東號厨至東號門之南東匯為方塘西會西流于石杠其西南開流亦如之又北滾分灌山後諸園至于百果故君子入先門則懷德瞻儀門則正履視碑以懼後居齋以齊心陟崇義思入神降遠利思室欲升講經堂思考業處退思以防過守四教以存誠仰山以樂仁覽水以樂智觀蜂房以思義仁且智與義矣斯周德日心忠也月種順也忠順不失斯見歲寒不凋之節故松棚在其後松棚者與松為朋也是故歷亂石灘可以知險登書林樓可以知危游杏壇以述古訪桃源以濟世憇悠然以正出處閱麗景以觀造化撫綠猗以成圭璧賞微風以識乾坤若是乎可以游息矣故游息亭終焉壁諸草木既爾斯果矣百果園又終焉

鎮鄖樓記

邢臺人王君震太守鄖陽四年矣胥吏法百姓安盜寢無事乃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鄖中譙接先火乃築基如閣甃以甃洞門橫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五分筵之三深以五筵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尋之二復檐連甍重插累節丹牖朱檻虎軒翬棟處此鐘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

落成初撫治鄖陽都御史劉公琬肇建斯樓名以鎮鄖後合
肥人張公淳東平人王公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太守克承
其下斯樓乃考乃使使二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呂氏曰斯
樓木石積也惡能鎮鄖哉諸公托言耳往年趙鏐諸寇劫掠
竹山鵠醜西侵竹谿房縣也鄖雖東有方城黎子舉南有天
馬西有九室石門黃竹之險亦爾挫兀不鎮矧斯樓也當是
時也徵太守守于下諸公續撫于上鄖幾不有鎮鄖者其在
諸大夫乎故以慈惠鎮鄖則鄖親以紀綱鎮鄖則鄖理而不
亂以忠信鎮鄖則鄖慤以禮俗鎮鄖則鄖雍睦以什伍鎮鄖
則鄖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怵寇斯鄖人瞻諸大夫若斯樓矣
不然樓百丈高奚為昔者楚子商臣滅江六庸爾橫也麋子
師百濮次于選楚人謀陟阪高以避夫鄖故麋也我
憲廟乃立郡焉然隸荆襄距楊越通川陝隣徐豫四省之交
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聚風塵之所也諸大
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惟鎮一
鄖哉斯皇圖之大賴也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感
額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鐫諸石又以告嗣治鄖者之
諸大夫

贈太師左柱國謚端毅吏部尚書王公祠堂記

記曰古者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自天地六宗山川帝王載

在祀典。固以觀天下矣。又祀其先正之有勲庸賢能者於其鄉。所以廣教也。柟嘗習于王太師端毅公矣。豈惟可祀于其鄉哉。成化初年歲凶。劉千斤及蔣虎亂于荆襄南陽之間。河南陝西湖廣騷然矣。憲廟選于衆。使公為右副都御史撫治之。公遂及平蠻將軍李震搏集南漳。賊且潰。衆欲退保襄陽。公曰。苟一舉足。襄陽亦不可保矣。已而賊平。於是給牛田。以業貧。發衣廩。以卹孤。編版圖以安來。與符節以從歸。復守禦以振武。建關隘以禦暴。期年而襄陽南陽底定矣。郭景戎達鎮守雲南。太監錢能者之私人也。假勅入交。奸索金寶。遂啓邊釁。廷臣莫能往撫。時公已為南京戶部右侍郎。改左副

都御史往焉。比至。首劾錢能之罪。郭景懼而殞。井遂沒金寶。獻逆獄繫戎達。禁侵擾。嚴賞罰。綏南甸。伐羅雄。而雲南平。我明衣食京師億萬之費。漕河耳。公嘗總理河道矣。其疏殺邵伯高郵之水。纖悉備具。遂著漕河通志。雖百世可行也。昔者自景泰來。法司鹵於用律。人情未允。故公嘗論姦盜之皆削職。懲凶德也。論僧道及僧道官犯罪之同律。正本也。論運米做工及煎鹽炒鉄充軍伴儀膳夫之皆開釋。廣詔旨也。論義勇民壯舍餘勇士力士及軍匠囚逋者之皆免紙著同仁也。至于諫雲南之貢黃鸚鵡。閉邪心而杜讒也。劾王敬王臣之取寶玩。端上志而蘇下困也。救給事中周紘。御史李興張昺。

布政劉福知州劉槩知府孫仁黎永明存法也諫出員外郎
林俊經歷張黼于獄闢言路而懷異端也論叅議高祿守備
蔣琮昭公道也辨院判劉文泰寃姦邪也諫逐繼曉惡左道
之惑衆也孟子曰法家弼士公非其人歟其初知楊州也歲
饑且疫矣公曰吾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乃嚴齋沐而禱神省
政事而責躬發庾廩而賑饑沮徵科而綏下制醫藥而療病
雖于其親子若弟不過若是懇也故楊人立頌德碑焉厥後
陝西河南大饑人相食公時司馬南京既奏開納米納銀度
牒諸例矣又奏諸湖廣江西浙江撤銀分餉三省委京官以
董振且曰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三四日不食則病五七日不
食則死故救荒宜若救焚之棘也當是時也三省之人民治
于公者奚啻萬萬哉昔王賀活百千人以為陰德視公之廣
狹何如也初

高皇帝以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鳳陽興王之地也令其
田官糧徵半民糧免其後官糧十七民糧十三及其久也民
糧田率歸豪右官糧田則細戶也故數府之人貧富懸絕莫
能損益公奏令官糧量減其耗民糧亦少徵焉公私便而遠
近悅此於

高皇帝之法矣可謂不善守也而又奏免蘇松常鎮應天大
平諸府秋糧六十有五萬湖州府糧二十有六萬其馬草亦

通是而民莫之知也。世之致位通顯者。匿天變而不告。忽民隱而不卹。以為固寵爾也。公曰。愚用是人臣者哉。是故蝗生。開封衛輝彰德。則乞休。慧見地震南京。則乞休。沙飛晝晦。裏河一路。則乞休。地震毛生常州。則乞休。黃沙災傷鎮江寧國諸府。則乞休。旱災應天諸府。則乞休。京師地震。則乞休。然每乞必自責。自責必懇諫。懇諫必求任賢。去奢恤下。蠲稅而後已。故其卒也。天變回而民心悅以安矣。公舉正統戊辰進士。自翰林庶吉士。出為評事。歷知府。布政。左右副都御史。南京戶刑部左右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吏部尚書。既已鞠躬盡瘁。所至建勲。若是偉也。比其歸也。又以其餘力。著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諫議錄百有二十卷。并奏議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其言近而達于理。實而適于用。大而關於治體。顧山林隱逸。慕艱深書。騷人墨客。作浮華文。以駭世而譎俗者。真廢物耳。祭法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五者有其一。尚致祭而報焉。公兼有而俱懋。一三原之祀。不足以為公報也。然則都御史遼陽陳公之舉祠。西安同知太原楊君三原知縣麻城鄭君之奉修者。其公祠之權輿乎。故枌既具。應祀之績。又系之以詩。使有事春秋者。歌訟焉。詩曰。

浩浩白帝。惟華之望。殞靈誕時。太師攸興。幹此帝室。四國是升。豈不令聞。銘于太常。一章

板板僣黠。亂我荆楚。太師爰征。南漳是擣。既登穀郎。亦奠襄武。哀此流逋。南國于舞。二章

憲帝嘉止。乃烝太師。逃彼滇海。交人斯窺。波及羅維。亦是潰其。太師爰赫。當道問豺。姦宄既伏。永奠南夷。三章

凡厥有位。惟此度民。太師秉心。慈介且宣。既鞠徐楊。亦拯晉秦。天降厥戾。黽勉刻身。無慮弗忠。無謀弗賢。膏澤爰下。四國攸均。四章

昔先皇帝。既恭既哲。惟太師是譏。乃建家宰。奸蚩攸哲。訐謨

孔靈。補袞之闕。越有媚嫉。公是滋烈。五章

皇矣聖孝。敦禮維嘉。肇踐龍軒。寵存于家。公既云逝。輟朝悼嗟。司空九祭。乃造冢阿。美矣陳公。建祠不那。史桺作誦。其風肆遐。六章

用古通韻。筆力雅潔。突過漢儒。德水子。

上蔡先生祠講堂記

監察御史光山人王君相語。桺曰。史氏而知今少宗伯吾師上蔡李公之教乎。昔者吾師以翰林檢討浙江提學僉事喪母而歸。蔡也。吾汝人。五六十輩者。得事之。稟六經焉。以固者。達其變。以用者。閑其守。以志者。祛其邪。以法度者。求其性。以會通者。先其忠信。故今五六十人者。或貢焉。或舉焉。或進士。

焉。皆厭飫師程繁繁。曰：教我憂而勤。其志遠矣。又曰：史氏而知今大司寇。藁城張公之政乎。昔者藁城公之知吾汝也。上蔡謝子之祠。久且圯。藁城公加修之。作講堂書屋於其後。延吾師焉。故吾汝人之及師門。蓋藁城公登之也。曰：政哉。近而思其良於先務乎。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詠之游之。宗伯公之謂矣。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司寇公之謂矣。夫謝子程門之高弟也。其嘗習之矣。惺惺之法。以存心也。知命之論。以定志也。去矜之學。以知分也。師免之說。以下學也。勢利外物之用力。以進德也。日用言動之為課。以居業也。博學而反。以知要也。挑杏之仁。輪迴之私。以辨異也。覺以洞仁也。敬以屈禮也。烏頭之服。以自得也。是故心存而志定。知分而下學。進德以居業。知要以辨異。則足以體仁禮而自得矣。宗伯公之教。其務此乎。是以設科如是其善也。司寇公之意。其為此乎。是以定居如是其切也。某也恨其時。未及諸君子鼓篋並遊。以身見發揮謝子者。如之何耳。然則行謝子之道於今日者。其在諸君子乎。夫然斯二公之教之政。及諸君子之學。於謝子為不歿矣。於是侍御君取而加諸石。以示汝之來學。

少岷山記

少岷山者。蜀故安樂山也。在合江之西。三峰削立。十有二盤。

絕巔如雲門。又如雉堞。古木蒼藤。樓霞映日。其南也。為榕山。二石聳峙。其巔。翠律巖巖。曰乾峰之溪。自仁懷山來。索少岷而東下。與月甚溪會。其前也。入于汶江。汶江即岷江也。自茂州而來。乃過少岷山。蒙泉在少岷山中。無水。雩則獲水。獲水則雨。延真觀在山畔。君緇流可以憩焉。初地官曾與讀書安樂。嘗出遊大岷。登青城天彭。覽觀七十二洞。歷汶川八盤。龍泉慈母。遂上雲山。數乳川白狗之峰。西望煎茶。東瞰江流。朝宗于海。粵時祥柯。顧瞻龍首。返曰。岷下山。莫如吾安樂。故改安樂為少岷山。思終身焉。涇野子曰。昔漢何岷肥。遜西充。肆今立有南岷山。東石之志。柙故知之。豈惟何生哉。其使少岷與大岷齊名萬載乎。夫大岷連峰千里。江水出焉。東潤荆楊吳越。北與崑崙黃河爭功海內。少岷之志。其在斯乎。甲戌冬。

涇陽縣修城記

涇陽。西安壯縣。北據蹇義。東峙唐原。西控小仲山。涇水自仲山而南。以東。帶縣入渭。土肥而產秀。人豪而物明。歲久城圯。聽廟單外。乃正德丙子。知縣盧龍李君某。縣丞衡水李君某。勸恭營城主簿滋州祖旦。及典史陳玘。乃作涇人役。築堵倍舊月城。重門鞏固。無前。初唐太和間。涇流穿城。以給民用。歲月漸湮。今亦䟽行如昔。復作石渠鉄牖于水門。以障城垣。三月而落成。於是縣舉人劉直。魏弘仁。學生吳懋。謁記。呂子曰。

嗟乎有是我。坎明設險。豫急暴客。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故昔者廢巫臣之戒。不備渠丘。而楚浹辰克其三都。故君子之於城也。山之欲其奠也。淵之欲其池之通泉也。鞏用瓴甃。規而礪之。欲其闔闢不輟也。矩之倍堵。五分其堵之廣。以其二為敵臺。欲其處也。幹用棟。楨用榱。汗汧如崩。堵花不凋。欲其石也。䟽而不露。看身而遐望。欲其隱而睥睨也。閭門不如里門。里門不如公門。公門不如廟門。廟門不如城。城門如翕。城門如拒。故觀其郭郭。占其金城。以保者來。以寇者去。以叛者息。以皆者聚。以謹讓者歸。故厚如負。蓄如塗。給欲其顯以遠也。飛樓厥巔。臥卒而頓甲。欲其崇以廣也。枹聞之。悉城如霧。見睨曰消。石城如革。虫蟻蠹朽。金城如不火。烈則爍。人賊無比。萬年不破。若乃蕭毫殺游京。櫟殺曼伯。陳蔡不羹。殺比。渠丘殺無知。蒲戚出君。咎在過城。若乃堅城七十。齊取于燕。長城萬里。漢取于秦。咎在恃城。故君子仁以築堵。禮以闢四門。不貪以立四隅。安安以建樓。法以濬隍。文章以營雉堞。忠信以表楨幹。仁聲以大郭郭。故郭郭洪。遠人格。楨幹崇。邇人安。雉堞明。下視而繫隍陰。衆罔敢越。四隅介峻。厥威雷震。門正由之者衆。安百姓聚。樓烈瞻之者遠。甲戌冬

夏縣重修大禹廟記

正德十年臨潼人楊樞子極知夏縣大禹廟圯樞重建焉其
規弘固于昔者二十也夏人問記焉呂柟曰於乎大哉禹乎
天由是明地由是理人由是定兼三才而成之者其禹乎昔
者孔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故至於今行
之不易也劉康公及趙武臨河曰微禹吾其魚乎故至於今
獲之弗溺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故至於
今從之弗能亂也兼三才而成之者其禹乎時有修仲渠者
與聞焉問曰昔禹治洪水手胼足胝猶繼之以鼓余懼仲渠
之難績也曰非然也柟聞禹有九手故不僂禹有九足故不
懈是故乘輜于北朝研波而暮至碣石矣乘櫓于南暮沲潛

而朝過九江矣今子以一手足而治仲渠幾何不跌而跛哉
如於四海吾見其沒子也可得聞與曰吾聞禹之治水也左
鐘右鼓前執後磬夙夜縣鐸故能以九州人手為手以九州
人足為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若是神也書曰禹拜昌
言其斯之謂與故舜有四目四耳斯無為矣禹有九手九足
斯無事矣傳曰舜目重瞳芒芒禹跡經啓九道蓋謂是乎曰
若是我知仲渠矣曰其然乎柟嘗過玉市矣一肆沽璞一肆
沽砥砮有千金之客睨璞而不顧解千金買砥砮以歸以視
玉人玉人曰非玉也返則行矣如常不識玉吾懼子之入市
而買砥砮也然則柟何曰柟聞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能知夫昌言也。於是夏人以為發禹也，勒諸他山之石，以為楊子之知務。

重修學古書院記

苟非良心死盡之人，讀此記無不驚魂動魄。聞王命至，老乃嘆學無歸者，然何以安評。

監察御史嘉定程君以道，在正德庚辛間，以進士初授三原知縣，庶政咸明，尤敦士習。憫學古書院之圯也，躬率富人，申為修廣，乃殿乃枋，乃堂乃齋，乃建致遠，乃建上庠，下庠，乃建名宦，乃建鄉賢，功績倍前，風俗且變。訖落成，被上命遷，今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南厓李君元白，觀風三原，有賞斯役，乃立石構棧，以昭休烈。今三原君鄭君本恭，問記焉。柁以憂三辭，教授申君備躬懇之，則不獲已。夫昔者柁之在太學也，秦

知府世觀堂言學古於我矣。李子敬之作也，義而勇，蕭集賢之記也，恭而則。王太師之復之記也，正而果。程悅古、許慎獨、馬雲岩三處士之教也，勤而法。悅古有雲陽志，雲岩有遵述錄，慎獨之學獨不傳，嗟乎！學古之舉，其有所感乎？夫古之學，不明異端害之也。夫古之異端，猶可闢也。後之異端，不可闢也。古之異端，猶異類也。後之異端，則同讀。古之書者，也是故懷術者稱權，記醜者稱博，諛俗者稱通，臨事含糊淹滯者稱處，談玄者稱高，治辭者稱文，蹈襲性命之言者稱理。斯七稱者，豈不皆學于古哉？以成德則不足以妨政，則有餘誤天下蒼生者，皆此夫也。老佛其細諸。夫古之學，猶今之學也。語人

以古之學。駭然以為怪者。太早者之見也。語人以今之學。感然不安者。過高者之見也。某聞之。苟學古人之心。雖行。今人之俗。猶古之人也。苟存今人之心。雖讀古人之書。猶今之人也。故縫掖章甫。當時之衣冠也。孔子則用之。人不以為同塵也。夏時商輅。前代之制度也。孔子則取之。人不以為反古也。故紛亂之內。有結繩。矛戟之中。有干羽。簠簋之間。有汗尊。夫人莫不飲食也。不知其味。則雖嚼無虛口。終日不飽矣。人莫不奔走也。不得其路。則雖行無虛歲。終身無歸矣。若是則書院雖曰學古也。與張秉氏三官廟奚異哉。昔之學古者。莫如仲尼。故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夫信則無二心。敏則有功。既信矣。又焉有不敏也。諸君子師于斯。弟子學于斯者。其求所以信之乎。知所以信焉。於學古也。何有。若是。豈惟無負于諸作者。復者教者哉。以道之修。元白之石。亦于是乎。如日月也。元白名素。以道名。啓元乙亥。

固原州行水記

正德乙亥。鎮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涼趙公文祇奉制勅。駐劄于固原州州井。苦鹹不可啖。酸沒河而饗水。價浮新。朝那湫雙出于都虞山。左流州曰東海。右流州曰西海。西海大于東海。湛澄且甘。公及兵備副使景左議道入州。乃使都指揮陶文指揮施範帥卒作渠。期月而成。襟街帶

卷出達南河過入州學。雁為泮池。池以石甃。面起三梁。於是
農作于野。卒振于伍。商賈奔藏于肆。士誦于庠。學正李佐暨
生員史晞諸人。走狀謁記。柙惟易稱井養無窮。先王以勞民
勸相。夫慈深者策遠。見高者謀實。幾明者敦本。茂敵者重守。
流風者植芳。昔趙充國屯田湟中。先零罕开。坐困俱降。耿恭
際危拜井。而解疏勒之圍。公斯之舉。何可無之。今天下大鎮
五陝西有三。然榆林依紫塞。寧夏負賀蘭。甘肅盤合黎。而據
祈連。揔兵各作一邊。長城自堅萬里。惟此固原。雖裏受敵。實
衆矧八郡咸維。諸道攸通。三邊一隙。四寇猗突。漠漠平原。莫
可扼遏。三輔為之震驚。故元載議城于至德。曹瑋築軍于咸
平。忙阿刺立路于至元。故將不作士。遭敵必潰。士不戀土。作
之弗起。土靡嘉實。驅之不戀。公茲之舉。可謂授干戈于卒手。
納忠勇于士腹。若夫誨孝弟。視禾糧。閑諂畧。杜侵漁。簡什伍。
嚴法選器。可由此以寢。朝廷西顧之憂。誰云不然。初柙筌
仕史氏。識厥兄斌于御史。宇岸洪遠。心竊雅重。已而擢貳京
兆。賦政益新。由公視之。當誰兄弟也。昔漢張煥段熲。皇甫規。
嵩叔姪。皆此西北人物。建功當時。史策高上。由公兄弟視之。
諸君子難專美矣。公滋懋哉。

新修劍州名宦鄉賢祠記

李白夫守劍州四年。拓城以據險。裒民以實州。開市以簞登商。

嚴賦以餉邊。籍兵以禦暴。則既增劔門之險矣。疑其非本也。乃復禁婚姻之瀆。申喪祭之典。斷管劑之弊。息鬻証之訟。罷誣盜之奸。又疑其非示久遠也。乃復崇孔明之祭。新無山之祠。建忠義之廟。遂旁搜碑志。采渡群傳。得仕于劔者之名宦五人焉。曰李德新。頻曰張文節。知白曰趙教授。大全曰陳光祖。升卿曰禹狄道祥。得生于劔者之鄉賢七人焉。曰景漢伯鸞。曰李巨游業。曰李養正。逢曰王孝子。讚誦曰文博士。同曰王清虛。山人省曰陳進士。樂乃請諸御史盧君師邵立祠以祀焉。師邵曰。可共祠祀之名宦東室。鄉賢西室。白夫遂走使問記。呂搏曰。固國莫如守民。守民莫如振俗。振俗莫如存紀。

夫君子之志可則也。其言不可遺也。君子之行可程也。其政不可磨也。日月晦則天不明。山川晦則地不靈。聖賢晦則人不立。故鄉賢者。俗之表。名宦者。政之紀也。俗良而民志定。紀正而民力足。斯其道以理天下可也。夫劔門兩川之咽喉。全蜀之保障。一夫據萬夫懼。天下之至險也。然邇來趙鐸屠于前。鄢藍陷于後。豈其無一夫哉。故先民以仁。猶有殘夫。先民以利。叛夫多矣。易曰。豶豕之牙。吉。故君子嗜風俗如飲食。好紀綱如衣裳。其所志者深也。夫德新端而威。文節清而介。教授訓而理。光祖惠而信。狄道直而廉。仕于劔者皆如此。紀綱有不存乎。漢伯博而遠。巨游節而忠。養正玄而公。孝子信而

純博士潔而高。清虛山人靜而逸。進士直而明。學于劍者皆如此。風俗有不一乎。語曰。欲視其影。願視其履。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故君子處為鄉賢。斯能出為名宦。是故其祠一也。其祠一。其教切矣。夫人不瞻山。則不知所履之卑。不觀海。則不知所至之淺。如覩政而無匹休之志者。民賊也。如見賢而乏思齊之心者。鳥獸也。後之君子。可不懼乎。今天下多事。征歛百出。盜竊時發。奔競風行。白夫乃能虞其本而圖之。而百度亦作。是能闡幽廣迪。昭古訓。今上奉邦國。下固全蜀矣。恐他日之祠。亦不能免白夫也。白夫名壁。廣西武緣人。師邵名維。蘇州人。

仇氏同心堂記

同心堂。此上黨仇氏丈夫會食之堂也。仇氏世處潞州南雄。山東人自其高祖給事君肇開厥家。至宿州吏目楫。藩藩儀賓森蓋五世矣。家衆汜百指。未析也。於是考鐘而食。家範成。且鐘八聲。內外升有序。堂聽訓。鐘九聲。丈夫則食於同心堂矣。一家之人。本同氣也。本同氣。則本同心。心氣之主也。故以約氣血。綴骨肉。聯族屬。流恩愛。秀禮讓。續前休。迪嗣續。咸知于此。如心同。以居四海九州可也。況于家乎。夫二人異姓也。同心雖黃金可斷。君臣義合也。同心雖天命可求。況於父子兄弟乎。夫祠堂尚孝。宗子尚賢。家長尚公。典事尚能。冠婚喪祭尚敬。男教尚義。女教尚順。家庭尚肅。族類尚睦。田宅尚勤。

錢穀尚量。飲食衣服尚儉。賓客尚恭。預防尚智。此十有六。範者非同心。惡能有之。如心同。雖以範四方可也。況于家乎。昔張氏以忍處九世。花樹常氏以會處數世。近世鄭氏以義處十餘世矣。夫忍必有所不安。會必有所不合。義必有所不利。然猶勉焉。十餘世不衰。若同心。則又焉有不安與合與利哉。雖百世可知也。於戲。仇氏之子。其志于仁乎。嗣是之來哲。其永念厥初。苟不紹舊德而興異心。雖富如陶朱。君子以為守錢虜也。於戲。仇氏之子孫。四方于爾觀焉。予言其事。而請記者。寺丞李升之堂。

三原縣知縣程君去思記

君諱啓玄。字以道。四川嘉定州人。舉正德戊辰進士。出知三原。君授氣清粹。載履端修。幼學尚書。沉潛淵奧。四代之政。克暢其會。厥既蒞縣。行之以忠。拯扶孤困。咸使有攸。猛捍姦頑。痛懲罔假。力正婚喪。緝之以禮。罔俾大汰。下車一年。女無愆期。僧道四食。民死弗召。若有服飾踰數。並論以法。督率髦士。濟濟有蒸。政聲旁行。上官歸高。他有疑詞重犯。多下君所。咸與平明。君又能悉采民瘼。條上上官。並獲許允。通移闔府。澤及異邦。官雖專縣。實若郡守。三載考績。帝用明徵。未洽期年。士思于庠。農思于野。商賈思于市。初予直史館。鄉人來京。咨訪君政。獲聞數事。甚驚畏焉。既病還山。邂逅見君。咸曰無之。

乃嘆曰。人惟無美。有則美皆歸焉。越既棄縣。民心滋慕。非種德。胡能致是。乃遂告三原人曰。百爾君子。勿用憂思。今天子陟黜臧否。程君不為給事。必為御史。上以輔德。下以振紀。惠之所溢。被此多方。匪直一三原也。三原人曰。是吾人朝夕翹首者。於是致仕同知張尚文。典膳李道源。義官晁慧。耆民陳鉞。梁濟。杜宗學輩。而刻諸他山之石。以告將采。正德丙子季夏

河東運司學進士題名記

天下塩運司四。多無學。而河東有學。天下學多立石題名。而河東題名於壁。南昌熊子天秀。巡塩河東之期年。既已鞏禁垣。鼎廟學。瀕行而建題名碑。走幣於枹。以問記。夫河東較利之地。運學講義之府。商賈逐末之流。髦士務本之人。故非義無以辨利。非士無以形商。故作事莫如敦實。敦實莫如尚名。進士者。未仕者之所求以至者也。已仕者之所由以行其志者也。其名可不重乎。故録字以尊名也。録經以原名也。録登科次第以實名也。録地以稽名也。録官以成名也。録始仕及未仕者。虛其下方。以俟名也。録始正統丁卯。本運學之復建也。諸士子朝升而暮降。左瞻而右顧。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寧無怵惕於中乎。曰斯人。寧見以戒狹。曰斯人。果以戒疑。曰斯人。剛以戒懦。曰斯人。廉以戒貪。曰斯人。忠信以戒偽。

曰斯人達以戒滯。曰斯人高尚以戒汚。曰斯人謏病吾直。曰斯人弱病吾立。曰斯人暴病吾仁。曰斯人險病吾忠。曰斯人誇病吾德。奉七戒祛七病。于是考政于是善俗。于是康國。其科巍其名顯。其熊子之志乎。不然則彼進士者。三年之間而四五百人。當日即弗聞者多矣。又奚貴邪。柙聞之昔者稷契題名於唐虞。益皐龍逢題名於夏。伊傅題名于商。七君子者。固晉產也。名至今存。並日月光。故有題一世名。有題千萬世名。諸士子如欲題千萬世名。以與七君子並。則熊子固欲磨上黨之崖。磨太行之石。挽西河而模墨本乎天下矣。熊子名

前姓呂

河東運司學舉人題名記

此舉人科題名碑。亦南昌熊子天秀之所建也。有進士題名碑於左矣。又奚有此乎。錄未登進士者也。如登進士。又移其名於左。如不登進士。終其名於此。然固加於歲貢士者一等矣。亦可以勸士。亦可以戒士。則不可以莫之建也。雖然。如其進士也。貪祿位。附權幸。嘉忠直。虐百姓。漁貨財。殫聲而墜望。殲躬而殄後。此雖視樵漁者不如。况能及爾舉人乎。如其舉人也。秉公忠。履廉潔。奉勅度。綏窮獨。濟艱危。安國家。銘鼎而勒彝。光前而裕後。此雖視師保者不讓。况肯論彼進士乎。是故名以實貴。亦以實賤。名以實薰。亦以實播。實有大小。名有遠近。

通諸士子不見卜子夏乎。所登之科特文學。居西河。西河人
事之如夫子。使當登科德行。又不知何如也。抑又有之。伯夷
流寓也。而首陽賴之顯。關羽武士也。而解梁為之神。王通布
衣也。而龍門籍之高。斯三子者。非其里人乎。又登何科邪。諸
君子儻有事於斯言。則熊子題名之意不歿矣。

河中書院題名記

蒲州城東舊有岱山神祠。頑夫常挾神以漁貨。男女錯雜于
路弗辨也。同知慶陽呂君道夫出行見之。曰。是尚為有岱神
哉。夫岱東嶽也。蒲西河也。非其主豈神。故雖瀆不能神。乃謀
知州石首王君用奇。改建河中書院。選籍蒲生學于厥中。

二君遂告諸晉大夫咸嘉許焉。未汔歲而諸學生已駸駸然
可科第者數十人也。二君曰。豈先立題名石以作之。遂使使
問記呂柟曰。夫名不可以莫之題也。有進士名則諸舉人懷
之。有舉人名則諸學生懷之。諸學生故民也。至於有是二名。
上以廣化。下以善俗。奚所不是。人之生也。孩孺不名則親戚
廢。游業不名則四肢闕。仕宦不名則祿位傾。昔夫子疾沒世
之無名。至其自任成名。小在執御。茲所題名。豈啻執御哉。雖
然。學不究執御之旨。名舉人辱舉人。名進士辱進士。又奚貴
於題茲名哉。不然。三年之間。題茲名者幾千人。如夫子以執
御名者。無子夫焉。則名者又何謂耶。如得執御之名也。雖不

題茲名。又奚憂哉。夫四時運。斯名天。百物生。斯名地。晝夜定。斯名日月。動靜常。斯名川岳。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少實而大名者。幸也。暫實而久名者。微也。微以幸。君子不處。故一欲不窒。仁名隲。一利不斷。義名挫。一長不具。材名玷。君子之于名也。未齒而始有。沒齒而終有。蓋齊壽天地而並光日月。此石焉。能題其名乎。若乃生如春華。沒如秋草。雖題名太行之上。也。人亦弗之視矣。而况或長惡不材。處則蠹鄉。出則病國。則茲石之名。召詬速戾。莫甚焉。又豈不為予憂。題茲名哉。

重修南鄭縣儒學宮廟記

夫政有統紀。由教者新。教有規模。尊師者隆。師有胚胎。育徒

者切。故君子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聖人之道。譬之庠人。則宗祖也。宜家祀而戶祝。譬之帝王。則天地也。宜南郊而北社。然繁儀不若重言。重言莫如體道。體道莫如信經。昔漢高帝之王漢中也。固常懷少牢之誠于夫子。想君臣之儀于綿叢。文景武昭光明之世。大啓膠庠。丕闡儒風。海內康乂。不愧于商周。中間數傳。戚畹秉政。譬倖據路。天下紛紛然亂。則亦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鞠為園蔬之故也。今天下一統。建學薄于四海。然時葺而歲新之。則在有土之良吏耳。夫俗之隆污。賢才之多寡。政之興廢。咸決于是。夫南鄭固漢中地。今漢中為陝西省郡。南鄭則郡附郭邑。郡邑

各一學而夫子廟尊經閣則共之蓋

國初洪武八年知縣陳師錫之所創建成化九年按察副使東明梁公觀之徙置今地者也二學夾廟而離逝市廛固士子所也惟歲月既久縣之修飭庠舍傾圯僅存厥基正德戊巳之間四明介齋呂公和江東碩儒陝西憲副既駐節于關西即行道于下車憫茲庠之尤廢以興復為已任乃新尊經閣乃新明倫堂乃齋乃號乃倉乃庫乃廚乃射乃及教官之第煥然一新師生者依泐泐乎琴瑟之奏也莘莘乎菁莪之茂也齊齊乎俎豆之列也蓋欲挽鄒魯之風不啻為文翁之化縣有教諭淮陽陳君楫者舊知于予乃使鄉生鳳謂予曰

介齋先生之撫漢中也盈儲畜徧郡縣空囹圄生草莽戍西鄉盜賊息練什伍賞罰信若乃買山以築城劾奸以庇民則尤其表表者也涇野子曰此於介齋也何有夫道無無用之體人有不學而能蓋得其幾與本也易曰猶家之牙吉為學為政皆宜若是審也故由政而言崇教所以舉政也由學而言明理所以克已也介齋已見諸政諸生不可不從諸學不然豈惟負介齋作養之意而孔孟之所以為吾徒者亦荒矣則夫土木之傷民財版築之勞民力又何言哉諸生其念之乎理是後者通判周君盛推官范君昇知縣牛良判簿郝貴而陳君及訓導翰則又其正教諸生者也

運城人攀留楊運判記

楊運判者蘭陽楊君彥夫士魁也。初彥夫與予同年舉進士。有志行。同年友皆重其為人。既授戶部主事。益肆力于政。瀕陞正郎。乃以他事累。謫判河東運司。居河東四年。人皆以為屈。彥夫益修其職。未幾。又改判大名府。河東人如失所依。有進士王一中者。受知彥夫最深。乃言運城人之意。具狀托涇野魏進士弘仁以問。記狀曰。彥夫之判運司也。祛弊疏滯。平其偏頗。若有便人之政。皆請諸御史。君行之。御史君亦重彥夫。有舉措。亦問規畫。凡疑獄劇政。處決不留。若乃苞苴之絕。奸偽之革。豪強之息。彥夫尤致力焉。又開五經館以延生徒。生徒種種成器。多取科第。丙子舉人十四人。丁丑進士一人。皆其徒也。方來者尚未艾。然則攀留彥夫者。豈獨運城民哉。若彥夫自所得者。亦以多矣。又何計官之崇卑乎。是事在正德丁卯之春。予聞而記之。

重修華州學宮文廟記

正德戊寅。濮陽桑子汝公某來守華州。每謁夫子廟。曰。廟舊退。登明倫堂。曰。學舍隘。而且圯。重非所以尊道而毓賢也已。卯之春。哀有材木。興土重修。乃問于巡撫都御史鄭公陽。巡按御史張君欽。皆曰。可。問司府。亦曰。可。遂誕修正殿。殿棟且撓。四柱皮其下。不可瞻。乃出二十金募棟。即有獻棟者。棟與

二十金棟延五尋圍二仞二廡戶牖樞斷而鐔彫四壁落塗
皆易材重丹至於戟門遂作櫺星門謂其爽度也乃作名宦
祠在戟門之左南面其右作鄉賢祠亦南面祠皆三楹乃修
明倫堂堂廡如跂乃修講堂堂楹如岸乃修城意諸齋齋題
如翼乃修泮池池水如淵乃作山字門窈乎若少華峰迹諸
其前也號舍不足足作者三十楹乃新射序豐中侯矢咸具
至於厨饌器罔或缺或曰夫子之在也賢陋巷許長府舊貴
之言今茲之作豈其所好枘聞之敦夫子之道數仞其宮墻
亦宜不然三臺兩觀春秋所深惡也今天下承平日久倖喜
貨官喜謫士喜驕吏喜奸卒喜惰富商喜通營獨喜黠守令

者多迎厥喜弊由是滋聞桑子為政凡徵役徵稅徵課徵布
徵金皆令民刺名徵具以自投無羨分有羨分輒還之於是
吏人收人無隙而私有人賞投金三分於庭中吏睨視之輒
罷吏其僉一里之長老必選多材而有耻者嗚呼桑子予雖
不詳他政據此可謂奉經東道不逆夫子者矣宮廟之作豈
其過乎如桑子無良政而興是土木若世俗吏則豈不反干
于夫子之怒乎且桑子夫子之鄉人也治春秋舉進士其於
夫子之旨詳矣宜乎其不安用民力若此也則夫世之緣是
以射私而欺公者又豈非桑子之罪人乎是役也督工者訓
道張繼宗相之者某官某人請記者訓導某人撰狀者山東

叅政張公潛為予詳之者生員郭從禮。

華州疏水渠記

山東叅政華人張子用昭狀予曰。華城之北自五六里外地。卑且如。西至沙隴。北至渭干。東北至華陰之蘆灘。歷壹坡。天鵝池。將百餘里。計田數萬頃。然遭淋潦。即為池沼。不可種藝。民患之。華自有守以來。莫肯與省。濮陽桑子汝公蒞華。未一年。循行郊原。至是。曰。吾何忍斯土民之塗泥至是乎。吾何惜數月之民力。而不樹數千載之黍稷乎。又曰。是地有五患。沙河漫。柳子河游。太平河衝。敷水駛。檜頭河瀾。不可涉。天作淫雨。五患滋騰。民將魚鱉。矧茲田疇。乃集民而告之曰。一害不

除。百利不興。害始除。難利終受易。乃量地作渠。計民受工。民勤而渠成。渠成而水落。水落而田出。渠四四渠。率遠十餘里。而石孟渠尤廣深。於是諸河由其道。千畝興其利。斯華人百世之福也。呂子曰。構聞之。武功康子德涵言。桑子為華。也有道不拾遺之風。比者華民及諸屬縣民。貿遷來高陵者。又多道。桑子能黜吏奸。吏至出入不敢與人偶語。夫奸盜者。良民之斧鉞也。沮洳者。良田之蠹螣也。故奸盜猛如虎。沮洳劇如豺。豺虎交作。殺民何算。今桑子教民以禮讓。而奸盜息。養民以田疇。而沮洳去。謂桑子非華人之父母不可。今天下多事。而誅求愈急。安得如桑子者。徧布諸司乎。如天有意于斯民。

也使斯人之徒者。乘鈞軸。協參贊。天下之喜可知矣。嗣桑子而來。守斯土者。慎無棄厥功。

李氏家廟記

劍州太守李白夫。使其子得輿。得友。獻書于予曰。壁廣西武緣人要荒之俗。崇淫鬼。忽事祖禰。壁嘗謀諸兄。建祠堂焉。有廟有垣。有廊有阼階。有西階。有陳有厨有庫。廟中有龕藏先世神主。古蠲之儀。俱從故典。重懼後人之渝泯。茲追遠之志。謁記登石。用垂不磨。呂柟曰。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說禮者曰。七廟者。祀七世也。若官師止祀一世。不得祭其祖。宋程氏禮。冬至祭始祖。朱子曰。燾

則不敢。故家禮祀止四世。夫三代諸侯。多出于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矣。故諸侯五廟。大夫多出于諸侯。其高祖。諸侯祀之矣。故大夫三廟。適士官師。多出于大夫。其曾祖。大夫祀之矣。故適士官師二廟。一廟。自漢以來。郡縣天下。諸侯非繼禰之宗。大夫有百世之胤。諸侯而棄始祖。大夫而棄高祖。適士而棄曾祖。官師而棄祖。則庶人例當棄其父矣。夫自天子至庶人。分有貴賤。而祖無親疎之異。禮有隆殺。而孝無彼此之殊。竊議天子七世七廟。大上也。公侯卿相一廟五禰。祀五世。大夫一廟三禰。祀五世。郎吏一廟二禰。祀五世。庶人宗子祀五世于寢。似亦義起之禮也。如家禮之說。援古則似僭。通衆

則尊卑混淆。故程子禮則近經。今天下閭閻庶民。多畫神主于軸。其譜牒可考之家。雖十世祖皆祀之矣。未聞有禁也。故程氏禮。本人情。通上下。可以發孝。可以殫仁。可以洞幽。可以昭明。可以酌古。可以準今。于孝子順孫之義。其庶幾乎雖然。此文也。如諸侯大夫。能治其國家。雖豚肩不掩豆。其祖固享之。如其廢政防賢。病國虐民。雖八佾雍徹。其祖亦然。惻也。白夫孝親友兄弟。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來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猶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遡伊洛而道存明誠。固已玄格其先人矣。詎止作此廟哉。雖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後者。亦鮮矣。白夫斯舉。蓋將起數代之廢。變百粵之俗。李氏子孫。其善繼之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記

高陵后土宮記

高陵距河門東北有祠焉。土人因其像曰孃孃廟。成化初提學副使伍公福脩其殿曰后土宮。弘治中知縣朱璜時社人建獻殿焉。記其梁曰坤寧宮。稱自先世以來生長神之境。毫髮以上皆神所賜。然求其名不得其義。蓋如土人之稱。意雖親近于褻。如大夫學士之稱。意雖尊。近于僭。褻則不恭。僭則

難格。社人何以事神。考古經據今典。此其方社之廟乎。夫社能出百穀養庶民。社陰也。有母道。土人之稱。或因是而生也。然不可忘其故。社土也。實地類。大夫學士之稱。或因是而廣也。然不可無其方。昔者魯大夫季孫意如旅泰山。孔子譏其非分。庶人而祭地祇。其制何居。若如土人稱謂。昔櫛髮坐水。鞭龍騰仙者說。則又惑衆誣民。莫甚焉。其背經遠矣。故謂祠爲方社之神。故曰高陵后土宮云。我

太祖高皇帝制天下鄉飲酒禮。府州縣官行之。學宮社飲酒。禮里人百家行之。社祭之宮。故今東街社人春祭神。以三月十八日。即古祈穀之意。其遇雨而賀。即古秋報之意。其他遇

旱而雩。遇災而禳。遇疾病而禱。遇無子孫而乞。遇元霄獻燈。皆于神所。然惟祈報之禮既畢。社人序齒燕飲。猶存初制。而神爲方社審矣。夫神既主一方生民之命。是默贊地天之泰。陰暢山川之鬱。光毓品彙之生。保茲元元。申眷窮獨。使君子獲福。足勸爲善。小人獲禍。足懲爲惡。一方人衆。戴神真如慈母。畏神真如鳴雷矣。是廟也。北垣枕古官道。闊十二丈。有八尺。南垣亦臨官道。闊十丈。自北而南。延垣四十二丈。有五尺。正殿五楹。南面。後寢三楹。湫池在其中。甃甃幾至泉。療疾者率取水焉。獻殿三楹。在正殿之前。中虛四達。其南鉄鑄醮盆。高方丈。鉄香鼎。高四尺。在殿內。鑄在盆東北。小鐘在後寢內。

東順盆南五尋爲露臺之南大門三楹廡在獻殿左右皆三
楹殿東迤北有道院焉司香火者是之殿西以北有屋三楹
蓋古集場所改建者也社中士人多讀書其中枹舉人時
亦嘗居以授徒焉因名曰雲槐精舍夫枹既論記如右已矣
以俟正于後之君子乃復爲詩二章使春秋有事祈報者歌
頌焉

首山記

首山者大叅王公拱之之別號也拱之襄城人首山在襄城
南三百里其西爲具茨又其西爲紫雲又其西北爲嵩高爲
少室爲大行西華群山萃律咸胎於此故首山云山陰舊築

別墅南面墅皆名木善卉春夏蒼蔚幃幙冬亦蒼翠三槐慢
庭門羅五柳幽窈奧鬱恍若洞天其東南則王氏佳城密邇
乾明寺松檜森矗陰接別墅汝在別墅之北適別墅則濟汝
汝北有潁潁至襄城曰渚河渚河與汜駢而行東渙昆葉水
也亦與汝汜渚河襟帶首山拱之當其隱而未仕也日遊茲
山南望桐栢西瞻具茨北眺嵩少以周覽汝潁汜渙於是吊
七聖之迷問洗耳之故訪漢宋之遺傲莊列之夸錫考叔之
類闢繆彤之戶思子產寧越之烈乃辭首山渡澗而涉易北
至于恒山棲栖鳳闕之下啓青鎖駁黃麻封皂囊巖廊之俊
稱忠直焉拱之曰恒山雖榮不若首陽樂已而西往三千里

至于大華。遂遍遊終南。惇物崆峒。賀蘭。汲黃河水。灌甘棠樹。騰涇渭。澧汝漆沮。以膏黍田。旬宣之際。雖困于虜寇而不怨。西周之地。稱清惠焉。拱之曰大華。雖高不如首山。逸涇野子曰。我知拱之矣。蓋欲自茲首山。遵淮而東。渡汝濟。超徐兗。登太山而觀滄海。拭日月之垢。瞰螭龍之窟。斯歸休乎首山耳。果若是。則斯首山也。真可以首天下山矣。

西溪草堂記

西溪草堂。東谷張子用昭之別墅也。以在華城西南七里。南面曰西溪。中構棟屋三楹。丹牖而黝闌。扁曰西溪草堂。西涯捐公之小篆也。翼堂而列有二菴焉。弄月菴在西序。東面。吟

風菴在東序。西面。皆三楹。庭除碧竹二塢。葉繁碩而森秀。予甚愛之。東谷予猶以爲庸竹也。仰止堂在竹塢之前。亦南面。三楹。東接民屋數家。鷄犬蕭然。村落幽曠。益資西溪之雅。自仰止堂而南。蹴石趨沙。將三十步。有乘立焉。兩人挾而後能登之。松風亭在其上。松大盈抱。葉蒙密。陰遠竟畝。其下有觀音堂。東谷子曰。吾將借名焉耳。乃酌酒勞予。跋涉之苦。曰。君可醉此松下。予三爵皆舉。白遂醺然。南出民間塲。循塲而東下。雀行稻塍百餘步。至於水磨。水自少華麓乘堰而來。磨屋迎之。過磨屋。瀑布縣下。聲如夏雷。北行迤邐。至民家門。東折而逝。環草堂後。周西溪之稻。皆此水也。水涯垂柳。縈紆與石。

錯植徑不方足於是背草堂北渡荇溪橋過採桑而東踰臨
觀鳳泉之出泉東數尋有負丘上祠水神松檜翳鬱蓋泉脉
之所自也東谷子曰予欲築亭于泉上曰觀泉可乎予曰此
泉有瀝有濫有汎有沃有溪有渾其自此觀山也或龔或英
或伾或岑或嶠或卨或歸或嶧盡在目中夫山親而益真泉
邇而益詳山泉相映張氏養聖功者其在此乎請更之曰蒙
亭蒙亭北皆陸地宜黍宜麥宜糜宜芑直達社基社基者唐
杜子美遊春故地也去蒙亭殆三二里其地益高爽雖好看
山然遠而不切不若蒙亭直入其室也東谷子曰歎湖子來
西溪云草堂南面恐對山勢不過改今北面予曰不然初東

解州重修文廟學宮記

谷子學欲登太山奚懼對此少華乎且背山開門又何須用
此西谿哉于是東谷子然予言故記作南面

解州夫子廟暨學宮久圯京人朱君璟知解州先事重修正
殿改寃琉璃甃石爲欄干環月臺又于明倫堂後購地欲作
講堂饌室而明德至善知止三齋以及倉庫亦皆一新學正
洛南張思誠遣學生呂鳴鳳譚謙來涇野問記記曰先王立
學擇民秀才學于其中學成而用爲公卿大夫士以治民之
頑愚使各得其所恐其無所儀式刑也乃左立先師孔子廟
以象之使學者象孔子言象孔子行象孔子以爲政而後天

下可得而平也。孔子成春秋，譏雉門兩觀之作，而刺御廩災之不修，故識治君子率篤意宮廟焉。夫周室末，文盛而質微，故君子率言夏殷之禮，而思從先進。我

太祖高皇帝重傷民命，

勅諭碑榜，惟先德行，後六藝，然猶有隋唐後之弊焉。何者？志弱而自貶，一病也；望高而力不繼，二病也；見善而生憎，三病也；遇卑污而樂與之同遊，四病也；或怵于利害，不思已身之大而棄歲月，五病也；五病不除，雖僥倖一第以自肥，與商賈奚異？夫鮮堯舜之域，而稷契皋陶之鄉邦也，固非他地士風可比。萬一有之，豈惟負孔子之教？

太祖之政哉！舉之者朱君某，相之者同知龐君爵，朱字國信，順天大興人，狀稱其清謹博雅，龐字天錫，咸寧人，亦同志有爲者也。

重修昭慧院記

昭慧院之建，未詳時代，在南陵城東三里，俗以其在涇陽渭陽咸陽之北也。又曰三陽寺，然經歲既久，垣圯瓦脫，鼠穴佛股，雀巢伽藍之耳。正德庚辛間，住僧滿愍，率寺旁居民銀柰、銀孟常、陳景陽諸人，各捐貲物，召匠重修佛殿僧房，次第改新，周垣百堵，堅高倍昔，工訖，龕石矣。乃介銀生世華以問記。呂子曰：往年拊嘗遊終南，至草堂，覩鳩摩羅什之塔，覽法華

經之栗矣。然塔院蕭條，羅什骨存，而不知其栗也。雖彌昆吾，御宿之谿，然今已爲王人者有矣。况爾愍輩此役者哉。愍曰：登覺岸者，不以興替渝念；遊菩提者，所知奉佛而已。今茲衆生，沉欲海而不悔，焚忿坑而不濯，投利牢而不怨，墜名淵而不悟，死酣壕而不醒，驚迷途而不返，落榮網而不飛，甘此七難，不登諸大可乎。涇野子曰：惟茲七難，正坐佛徒。夫佛，西方之賢哲也；幻妄人生，贅疣有爲，陰濁世界，見病山河大地，此其學，雖非陰陽之正，仁義之中，然滅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指相以如來，則豈今日爲之徒者，可捫其墻哉。惟夫杖遠公之錫，而三貺不聞，著達磨之衣，而一歸未解，誦白馬之經，而百詐叢生，晝祇園而夜花市，身比丘而心跣狎，佛如有靈，亦忘慈悲之心，而加丘山之譴矣。况吾孔氏之徒者哉。於是滿愍等謝曰：微吕子之言，吾輩止知築垣寃殿爲事佛矣。自今敢不刻斯言，于是歸而勒諸他山之石。

重修天王寺記

正德庚辛間，僧海潔赤足化緣，重修天王寺成。蓋祖正統間，僧圓訢圓訢及成化間僧明宣之功而修之也。諸附寺居人請記，時有學者在傍曰：昔賢毀淫祠，諫迎佛骨表，今諸寺遍天下，陰耗民財，潛愚人心，使金碧輝煌而殿閣浪費，佛如有靈，亦不忍也。記如作，不亦傷吾道乎。吕柝曰：佛豈惡人哉。爲

其徒者之罪耶。吾何以不言乎。夫佛以寂滅治心。雖非精一之中。其視世之乾沒于利欲者遠矣。佛以慈悲爲教。雖非仁義之正。其視世之殘賊相加。妬嫉相形者遠矣。但佛貪生而惡死。儒有視死如歸之處。佛以山河爲贅疣。色相爲滯碍。而吾儒所用力者。正使山河安而色相順也。乃其徒小不達其初。遂至捐人倫。別親戚。或然指焚頂以爲玄施。或興齋治醮以爲廣度。甚至毒風俗。昏教化。皆其徒之所爲。佛如有靈實弗忍也。吾可以不言乎。于是海傑拜曰。吾奉佛而不知所以學佛。海傑有罪。乃歸而召匠勒諸石。

新建元城書院記

元城大名屬縣。宋忠定公劉器之先生之故里也。先生司馬溫公之高弟子。今其史傳語錄。天下固已家傳人誦矣。江西劉子遵教秉監。以僉憲兵備于此。謂大名乃先生首善之地。而諸士子高山景行以爲天下先者。尤其所切也。于是盡毀闔郡淫祠。建書院于府治之西。曰元城書院。本先生也。吾邑侯翟汝揚清者。大名高士也。來謂予曰。近得鄉大夫書云。元城書院落成久矣。未有記。託諸大史。以示我大名諸士子。於久遠云。予曰。嗚呼。至誠之道。不行于天下者。則以學者虛而不真。仕者猾而鮮實耳。學不真。故俗弊。仕不實。故政偷。俗弊。故治日少。政偷。故亂日多。先生初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

要溫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先生力行七年而後成。厥後爲正言。爲司諫。逢邪必劾。不退不已。遇愆即繩。不改不止。遂爲章蔡諸奸所逐。以煙嵐爲飲食。虺蛇爲朋侶。鵠劍爲朝夕。瀕於死者屢矣。而先生至斷醴酪。婦女不御。求爲元祐完人。人見其八十而無疾也。問之。則曰。惟一誠耳。嗚呼。先生之學。或取達磨之禪。或省荆公之奸。其爲誠也。雖與孔子子思所論至誠少異。然立朝敢言。人畏爲殿虎。遭變不渝。人稱爲鉄漢。至嶺外扶母而行。雖神蛇者。所至草木皆拔靡。遇先生而自退。學不妄語。而至於此。亦可謂慥慥乎。言行相顧之君子矣。今天下學虛於口耳之末。仕滑於奔競之

途。去異代尤甚。然則書院士子。所當盡心行已者。其有過於不妄語乎。或曰。此亦易事。先生力行七年而後成者。何。曰。此即夫子所謂訥言也。充其極。則仁也。仁猶誠也。夫言行無二道。心口同一理。自非上聖。中心不能無妄。自非下愚。中心不能無不妄。二者並根於中。互誅於外。則必交戰於前。當其不妄之勝也。雖欲妄。自耻妄而不甘。及其妄之勝也。雖欲不妄。自貪妄而不舍。此先生所謂掣肘者也。如知其妄而禁之。如縛龍。如射虎。不然。妄其傷我矣。如其不妄而從之。如飲食。如衣服。不然。不妄其棄我矣。故妄者愚。無妄者聖。不妄者賢。十七不妄者次賢。十三不妄者次愚。易曰。不耕獲。不菑畲。斯其

道也。諸士子學不妄語。而至於未富之地。則雖至誠之域。亦可入。又豈非先生之忠誠乎。書院自城隍以西。直達西城正堂七楹。曰某。後堂五楹。曰某。其後則忠定公閣。高七尋。正堂之前爲大門三楹。東號十聯。聯五間。西號亦如之。皆在堂左右。院西隙地。計畝四十。社學射圃及倉庾皆在焉。其前也有蓄魚池。城外馬兒庄治地二十餘頃。則日給書院士子者也。提調則知府任公某。主教事者。推官曹君嘉。分教者。內黃教諭張時啓。開州張潮。張垣張淑。嗚呼。諸士子思劉子及諸君作養之心。而遊業其中。則必不負忠定公矣。是役也。始於正德己卯之夏。終於辛巳之春云。

重修清真觀記

曩弘治辛壬間。予同友人。讀書東郊后土宮。與道人張道隆同舍異室。居二年。予治孔氏。道隆治老氏。道雖不相謀。居久則情親。癸亥。本縣清真觀久圯。觀在縣東南二十餘里。吳村原上。吳村社人狀縣曰。清真古觀也。不知創自何代。然西魏文帝嘗遊過觀中。觀中石槽。圍方不及二尋。槽水常盈。以飲。隨駕馬千餘匹。不減升斗。文帝異而問焉。主觀對曰。臣有飲馬珠在內。水故不竭。遂頓首獻珠焉。文帝受之。勅建此觀。正殿五楹。櫺貫瓦釘。皆鉅銅爲之。兩廡月臺。甃之甌甃。屹然雄峙於渭河北岸。原上仍給地若干。以贍觀士。乃今歲久荒頽。

獨殿基田地槽井依然無恙。乞遣祐玄觀道士一二住持此觀漸次修復。於是縣遣道士黎道翠及道隆住居。然未久道翠死而道隆身率其徒化緣募葺。迄今二十餘年興築觀垣三百餘堵。雜樹諸木無慮百株。重整舊基仍修正殿得銅貫數根于敗礫之下。治轅鉄脊。寔成五楹。楹皆六椽。角脊獸吻恍然蛟飛。遂塑繪老子及諸神像于其中。月臺門闌壯麗倍前。南門直瞰涇渭合流。其下殿之東南垣外乃作道院。院北與殿基同一原也。井濬原土二丈。始與道院地平。空橫三丈。縱及三尋。南爲洞門。直達道院。其北倚崖起構樓厦三楹。有廊脊與原埒。厦前除地猶餘一仞。厦下中北鑿洞作房。長幾

二尋。厦內東一洞西一洞。寒冬居之單衣而汗。若當祁暑如在水室。出洞門東西皆有厦屋二楹。以居徒衆。其南客廳之東爲角門。巷行而南乃前門也。前門雖臨涇渭不及殿臺上觀之寥寥乎猶豁眸也。往歲嘗送予友康修撰德涵於此。徘徊登眺。曲洞層立。一一賞識。是日天晴南山一帶翠繞如屏。而涇渭滢映。滔滔東逝。乃勃然興懷。欲漁樵於此。與道隆猶昔東郊日也。今年殿閣神像粧彩已訖。道隆及其道友郭雲谷來問記。予嘆曰。道隆其有材力者哉。使其初治吾孔氏中庸之學。其所造必滋可觀也。夫道隆衣不帛食不肉奔走不休息。竭力此觀以爲尊奉老子然也。不知老子之心果欲如

此乎哉。嘗讀五千言矣。不曰守谿。則曰守黑。不曰玄牝。則曰嬰兒。雖與吾孔氏仁義之旨不同。然其清靜無爲。則亦至矣。斯觀之修。不幾於有爲乎。於是道隆惕然悟曰。呂子命我矣。

兵部武選清吏司題名記

夫武選者。知銓注武人對文選設也。題名記者。題諸郎中員外主事名而記之也。舊記事詳而名畧。茲陳德英諸大夫悉索洪武來選簿而申諸石。請枌記之也。是故以終官係歷任。以歷任係發科。以發科係籍。以籍係字。以字係名氏。而厲之司三官。予以考勲而詢姦。訊仁而摘暴。稽廉而尤貪。明明而恥幽。進壯而退劣。崇實而卑譌。貴嚴而賤疎。兵有七程。題名

近之。夫自文武道分。文以知化。武以知衛。皆於民焉食之。其

選不可不慎也。今天下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一。衛四百九十

一。守禦屯田群牧所三百十一。番夷都司衛所四百七。而儀

衛宣尉招討宣撫安撫長官司。不計。則其爲兵。不啻萬億。爲

官。不啻百千。食乎民力者。不啻盡矣。咸於斯司焉宰分。名可

不題乎。故今制。統軍以三爵。伍府聯軍以九職。謂總兵參將遊擊守備協

守備倭提督等榮官以十有二勲。在國至武騎尉秩官以二十有四階。榮祿大夫

至忠武咸於斯司焉參達。名可苟題乎。故內以衛

宮闕外以障邊郵。中以宅生靈。故雖上有部尚書。左右侍郎

卿三人。然皆提綱而挈領。不及斯司之精專。下有職方武庫

車駕三大夫司然皆析務而承緒不及斯司之體要名可易題乎故

今法以六黃正親供正續內貼外貼大小以伍實鑒詰勅歸附征克陞轉衛所流襲

以伍除徵選簿陞調復傳特以六地叙功次北虜女直西番苗蠻內地反賊以九

誅慎軍機殺降失機陷城逃敵激叛等以四義銜流官都指揮僉事以上及義男女婿襲者

及革以七咎斷世襲典刑敗倫不孝失機劫盜退陣人及義男女婿襲者以八戍徵專縱

卒以通降練什伍以附過御還職以三試定武舉以考選比

試併鎗達材而程力故斯司郎中二文選員郎一文選主事

五文選而其遷之也內或列卿佐外或雄藩而鉅鎮亦與文

選畧等名豈徒題乎夫功莫大於安社稷嚴莫大於存綱紀

智莫大於止傳陞勇莫過於黜貪猾信莫大於守律令愛莫

大於登才賢廉莫大於清交遊此非其實耶夫實盛則名雖

勿題而常有實之不足雖奸名者莫能保旬日美也

國家百五十年來郎中由范子敬員外郎由李本主事由孟

禮不啻千人如得其實者必其人名位勲德顯如日月至今

人猶誦慕之則其字亦尊籍亦光科亦榮歷官亦重也使其

無實固有如今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者矣如其待查選簿

而後知名也又奚能知其字與籍與科歷官哉於時德英及

路君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之及蔣君汝潔汪君汝潔王君

聖子之文

子中皆曰斯往也。敢使他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以辱吾子言而愧斯石乎。拊曰石選簿又何難焉。於是諸大夫咸曰茲知所以先石選簿矣。

河南太守吳君防洛記

洛出商州冢嶺山。冬夏人可涉。至盧氏東澗南入。猶小也。至求寧玄滄西入。溪北入。嶠穀東入。乃漫大矣。至宜陽昌谷南入。其西宜入。又其西汪洋入。其東刁輟入。又其東大宋川入。乃滋大矣。至洛陽瀍穀城水也。澗白石水也。皆以次入。於是洛始大。雖不能北比洪河。凡豫州水皆莫能及也。若附以雷雨霖潦。而鳳翼魚脊。巉峴廣陽鉄嶺諸山水皆下於洛。洛於

是渺漫北浸河南城。於是沒及風雨壇。於是沒及演武教場。於是沒及城外民垣屋。前守者皆莫之省也。今太守吳君廷璿曰。璿方欲利我河南。乃且害不能祛。何居。且夫壇神所也。場武地也。神不能事。奚其治人。武不能揚。奚其振文。吾父母河南者何居。於是選輯屬縣而告之曰。某石於川。某木於山。某土於丘。某倉於竹。某鉄於鑪。既乃輯吏而告之曰。某作求寧役。某作宜陽役。某作鞏役。某作澗池諸邑役。乃作於洛穀之時。辛巳之冬。壬午之春也。乃先鑿渠于洛陰。以移洛。乃築北延防。亘五里。防成而洛由地中行。嗟乎。拊邇會廷璿意。添乎其憫窮也。志宥乎其惕患也。言論風望。萃萃乎其棘職也。

洛宜乎其獲防哉。夫河南省以開封爲首郡。至其名省。乃不以開封而以河南。則此河南雖郡猶省也。洛不防。殃及河南矣。則此防洛。豈直一郡之烈哉。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而郡適當其南。天下之地。莫中於洛。而附郡縣適際其北。則此防洛。豈直一省之烈哉。夫河。羲畫之所由興也。龍馬出焉。夫洛。禹範之所由傳也。奭旦諸誥之所由作也。神龜出焉。風雨陰陽折衷焉。則此防洛。豈直一時之烈哉。於戲。予於是知廷璫思弼河圖之政。思宣洛書之化。思繼周誥之教矣。是時貳守桑君汝公。以待御潘君景哲狀來。則汝公協心之忠。景哲樂善之義。亦皆可勿朽也。廷璫休寧人。予戊辰同年進士。汝公

名某濮陽人。甲戌進士。景哲洛人。辛未進士。

重修大興縣治記

武功人張邦獻。舉爲大興二年。庶政積舉。百廢就理。愧縣宇之久頽。思重修焉。乃問於順天尹萬公。仕鳴丞王公。伯圻者曰。可。又問於巡按御史。亦曰。可。旣乃上請于

帝。帝曰。輦轂邑廢且如此。乃使工部給沒官材。屋六十間。則正德時幸僧法王方丈也。邦獻乃作縣堂三楹。南面。左籓一。楹爲幕廳。右籓一。楹爲庫。其北作退省堂五楹。前有穿堂三。楹。直達縣堂北。摘縣堂前東西廊。皆十有四楹。爲六吏之房。房各二楹。戶入有糧科。兵有馬政科。又及刑工。皆有南北科。

各二楹故通承發架閣凡二十有八楹也儀門三楹左簾達于承發右簾達于架閣先門三楹有鴈墻犴在先門之內儀門之外當西序之西東面倉在穿堂東西皆三楹氣樓完其前也皆有巷塗左自幕廳之東而門焉右自庫墻之西而門焉縣官居第皆在退省之後既落成邦獻以齒問記予嘆曰壯哉斯縣之規乎遠哉邦獻之志乎夫斯縣古劉縣也至遼而爲折津府至金與元則名大興亦或爲府

國朝末樂初建昇北平則爲京縣凡天下縣千有一百二十七莫能先也故斯縣官又加天下縣官一品是宜勿陋往嘗報拜邦獻馬至先門簷瓦離離欲頽踟躕而後敢入既升堂

殘礫零壁在積二堦周垣鏤堊皆黽凋宋厠抗擗漏痕如雲兩廊窺斷如垂絲吏僦民屋以居當刀筆詔而後入廐在後堂西墻下一土櫺不能容賓馬予問其故邦獻曰斯縣自始建以來守者視以逆旅未嘗葺補至正德年滋甚摧姦接踵誅求百出閭閻無駐足縣官疲於奔命月十三日仆衙東門有玄明之宮西山有賽十景之寺珠玉裝綴金碧交錯費踰千萬雖非盡出斯縣然爲斯縣者亦難矣奚其不斂故舜舉撫大興二年而後能用其力也嗟乎今作斯縣雖取材工官則固昔者細民物也夫民今而後得酬之矣嗟乎治亂相尋公私默運富姦無終據私家不常有權寵者可以戒侵漁有

民社者可以休豪幸矣。又曰：此酬乎民者，特一木石耳。若往年盡發沒官金以代一二年軍需，而爲積疲之民酬，予當親見其禮樂之興。又自斯縣始矣。役始嘉靖元年秋八月，終二年春三月。

朱御史脩復宋相文正公司馬先生碑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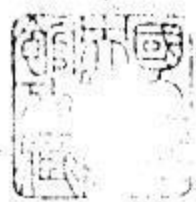
御史朱君士光巡鹽河東，至則先適夏縣鳴條岡之涑水鄉，謁溫公墓及其世家，拜於祠下。祠二：一祀公之父待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裨隘而餘慶禪院又前障之。士光弗是也，乃遵詔例，命夏縣榮令察昇建其祠爲一宇，正堂三楹，撤二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皆三楹，廡南作應門，將毀禪院。旣而曰：司馬氏之後旣西遷，叙南遷山陰矣，存此猶可以爲墳守，則止。斷佛殿之北，楠用廠門，除又闢路于院東墉之外，而達猶爲先門也。門外有坊，表曰崇賢，誠一堂在崇賢之西，三楹其前也。亦有坊，表曰仰德，於是坐待制于祠中，南面坐公之兄大中大夫旦于左，西面坐公于右，東面坐正言于大中之後，適突坐公之猶孫兵部侍郎朴於公之後，適與父子祖孫萃有一廟，弗相戾也。士光又曰：墳故有清忠粹德碑，哲宗篆也，而命蘇學士軾爲文，紹聖崇寧間，姦人章惇蔡卞擊裂其碑，瘞諸深土，額跌雖存，巋然中莽。君乃命解州判官牟景孝訪石於絳之稷山，獲奇砥焉，紫潤堅鏗，礪且成。

長溢二丈厚二尺有五寸濶三其厚七寸百牛所難移也况自稷違夏二百餘里復阻以汾涑迄冬深禾刈塗凍河殺農隙客筏亭積又可橋梁乃濟遂摹舊篆于額重勒蘇子文以豎于原跌之上倏若元佑三年之所建也仍作亭以居之亭四柱柱高三丈有二尺四面皆有橫椳而洞虛玄達視司馬桂之碑樓亦無孫焉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而告成其財取諸運司之美於戲蘇子有言公之道信華夷動天地者至誠惟一而已夫感天人者効也存誠一者本也然其致用之德尤有可述者公嘗論治心之要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公蓋庶幾蹈之公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即辭

樞密義勇遺害即犯宰相救災節用即倡廷脩甚至身飭食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夢語而於朝廷未忘四患未除而嘆死不瞑目公惟明也不受名山度諒梓之難制議耕窳野計河東之省輸論辯新法雖惠卿亦阻料覆王氏雖安石不知志綏遼夏必趙滋高且之請戮公惟武也見義如嗜欲好善如飲食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儲之建不懼帝譴克媛夏竦奏允言葬謚之論不畏帝寵又力罷曹佺之使相黜任守忠之交搆劾王庶淵劉居簡之私結寄資是故誠一暢發天人協應宜士光脩復碑祠之移曰民懷懿德雖勞不怨吏重風教雖費不吝云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畫像以祀哲宗命

治墳壙發陝解蒲華之卒計工萬有八千九百三十三至選
尚方百工爲葬具咸淳間且令天下從祀孔子廟廷若是其
盛也然自惇卞欲毀其冢而墓祠實廢元大德間張式始祠
於夏學之左元佑間李榮祖始作塑像至於士光祠斯備矣
宋碑旣仆至金皇統間王廷直謁墓見銀杏生龜趺之側鰲
枝蟠屈周蔭交覆如幄如蓋廷直乃緣杏索碑得諸趺下因
裂四分并其額趺共成六石而選碑翻刻彼則未能其在今
茲之舉也夫士光名寔昌江西高安人正德戊辰進士素志
溫公之爲人也

大科書院記



大科書院者甘泉湛先生與其徒講道之地也。西樵在廣東會城西南百二十里南海之間。村山方四十餘里。凡七十有二峯。大科乃其第一高峯也。正德間權姦踵橫。忠良率遁匿山谷不出。先是南海方子叔賢。辭綬吏部。投隱西樵。登官山入翳門關。於小科峯西北石泉洞之前。構紫雲書樓以居。右傍紫雲峯。觀翠巖伏虎石而左。以寶鴨池石排村爲依。方子以爲得西樵之勝。遂號西樵云。丁丑之歲。甘泉先生守史官。以母夫人憂去。免憂。乃自增城三百里外携家來。亦隱西樵山中。陟相原巘。得斯大科。以爲此西樵之本山也。可以屋處。方子曰。留此峯久矣。以待甘泉子耳。陳謨曰。西樵東峙而西。

北面故山勢東自鷄冠頂玉泉巖雲谷洞而來東北自江浦
巡司歷黃旗崗望夫石碧雲村而來東南自閘頭歷聚仙臺
紫姑峯龍瓜村而來其脉皆結于大科故大科在小科之南
群峯之中獨崇廣焉大科之下爲煙霞洞西面在仙掌巖之
北先生所注二禮處也巖東爲煙霞後洞門東北開其前也
爲仰止亭蓋主仰大科峯而設自此亦可以登大科云煙霞
洞之奧作崇經樓又其前作茹芝堂又其前作正義堂又其
前作樂閣閣下爲門皆西北面門外朋石矗立如雙扉拱開
又曰石門大鼓石在茹芝之左又其左至于望沙臺皆率律
奇峯也金鍾石在石門之右北與鷓鴣嶺諸峯並峙大鼓石

者山人以聲名也金鍾石者山人以形名也古者學設鍾鼓
以考業斯二石其天設乎已庚之間四方學者雲集難容諸
生乃共作凝道堂三櫺於石門之下亦西北面左右櫺皆有
業館曰寅賓亦如堂面其南作進修齋北面齋籙皆業館亦
皆北面其北作敬義齋館以對進修齋制亦如之又作業館
二於其前東南面以與賓館上對乃作禮門于二館之中扁
曰大科書院自門而前越長嶺經雲路村又前過橫嶺乃東
適鴨頭西適大湫之通衢也於是撫巡諸公命有司建大史
第之石坊於禮門之前其西有池曰月池池外有田田外爲
煙霞洞門蓋坊非先生之志而又以煙霞表其先門也洞門

之西有錦巖庵其北有泉自鷓鴣峯來經月池之前西穿洞門而出以合巖背村南來之泉下逕錦叢林中爲水簾懸下四時如一於是龍泉北經石子田村而來垂虹泉南自雲端村陽而來皆先後入水簾之下會爲瀑布於廣老坪注于石澗西樵之靈脉皆萃是矣石澗之北有樂堯庄先生常偕門人刈禾處也觀音巖在石澗之西上下巉巖人不能到其麓有保鎮寺而石澗則直出數百丈瀉下經觀音巖之右衝擊響震注寺後繞寺前北會于風門凹之前又北流三里遠於急水亦大科前之一奇觀也其雙泉發大科之前麓折而西北行歷寶鴨池瀑布而下又西繞雙魚麓而北諸小泉皆歸之又北穿石橋抵石泉又北東會于觀翠巖泉爲湖直達石泉洞則先生與方子曰沿流而東往來之境也雙泉北會衆流過無底井繞石筍注于猪坑達于江大科之後麓有三泉焉一發南麓瀑布而下經雲谷洞陰而東一發五指石東經雲谷洞陽而東一發北麓至雲谷之北會二泉於大坑東過石筍至玉泉巖爲水簾而下東入于江玉泉巖寬朗曠夷先生常至此以望增城者也湛子講學巖在九龍洞龍爪村東南紫姑峯西北與通天岩桂笏臺九龍巖萬竹臺相聯植一泉西自冲天鳳繞寶峯寺而東經九龍洞而南皆環流講學巖外徑七星巖而洞在丹崖千仞之中蓋爲西樵最幽之處

其程鄉縣人監生陳洪顯置學田二十有八畝則在山下一日請記呂柟曰嗟乎自宋程張二氏發揮孔孟論仁之旨其後教者罔或知授學者靡或肯求故斯學鮮矣甘泉先生之在大科豈獨與其徒優遊山水以避世哉近嘗讀其大科規訓自諸生服食動靜之微性命舉業之通童僕薪水之細莫非據仁以陶鎔學者若能守之雖頑如石可柔懦如常可強昏昧如醉夢可醒躁妄如猿獮可定殘忍如豺虎可慈柟昔爲先生禮闈所取士每謁先生聞言斯懌觀容斯肅退未嘗不矯揉鈍質也今大科之士親受規訓其所得必有多於我者宜先生往年被徵而大科士六七人輕萬里之遠易半年之程茂科舉之利從先生而北來也諸君今次第且還西樵其常如先生之在大科乎幸勿止以山水之佳空自適

唐氏種松記

瓊山唐子平侯弘治中以戶部主事引疾養母正德間母終既合塋於父封君榕菴先生之新兆矣乃聚族人謀於宗子世傑曰胄家本興安人也自宋淳祐間始祖景聲爲瓊州太守及其瓊山縣尉宗立占籍瓊郡以肇開文亭山之祖塋今幾三百年矣族衆難聯墓久盡荒盍重修乎唐人咸以爲然乃築垣塋域百堵咸興其外種松五百餘株買田其旁招佃六家居之墓左使司灌培而護墳墓今年平侯既陞僉憲行

且以是告焉。呂柟曰：嗟乎！唐子之築垣而種松也，於其族有七教焉。唐氏之族，且千人也。往皆各私其親塋，或不復知有文亭山也。今則歲時節序，咸先奔趨脩奉，是教之敦本也。自太守縣尉戶錄教諭遜山居士諸祖，以至御史同知之輩，墓以百計。平侯固以加石增土，重封倍前。今則樵牧難至，不復往日之荒頽，是教之哀死也。世有名人，故墓多碑碣，森如林立。計坐七十有餘歲，久跌蹙額傾，文字殘缺。平侯固已更顯改豎，今則剝擊難侵，銘表無恙，是教之訓生也。往者族人附塋，率溺風水，多入祖塋，干犯穴壙，殘礙骨肉。弘治初，封君刳羊盟侯，定立質劑，不得再附，斯盟也。今可百世不磨，生死咸安，是教之尊祖也。平侯嘗曰：幽以萃鬼，明以綴族，莫重於祭。遂筭族醺錢，以定祭本。若士之廩者，則出初月之米；首若出贐之三十，一科者出贐之二十一，官者出祿之十一，以續其本。歲貸其本於一人，取其子錢，以供祭品，而修祭儀。有事皆統以宗子之名。每三月一日，松柏改色，蒼翠瞻望數里。唐氏子孫士女，隨宗子謁祭其中，是教之敬宗也。初，縣尉之修文亭山也，護垣享亭，券臺墓道，秩然咸備，兼置守佃數十家居，多閔村中。世遠陵替，封君雖嘗訟復其半，不至若今茲之盛。且光也，是教之述事也。封君且沒，猶以未種松爲恨。至平侯克承其意，猶封君思太守之雙榕，而取以自號者也。是教之

海內先生文集 卷三
繼志也是故敦本則末茂。哀死則生者昌。訓生則死者安。尊祖則後昆裕。敬宗則統緒不亂。述事則業隆。繼志則家人和。穆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其封君父子之意乎。又曰。唐氏子孫。而知茲松之難乎。夫斯松也。非爾蒼屹鴈峯之所能有也。蓋皆渡江涉水。采諸丹崖臨高之山。包以蒲茅。載以舟船。行三四日程而後至。甚難。初種之日。幾過千本。生而存者。止得其半。甚難。凡此皆封君百歲生平之志。平侯隱居十八年之樂。佃人六家者。日夜壅灌之力也。甚難。嗚呼。唐氏子孫。既知七教。又知三難。則必不見松而思爲薪。入蔭而徒爲慙息之所矣。豈惟可明平侯治家之政於千載。有能因是而得教天下傳後世之道者。亦在乎志也。

全終堂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山周公公瑞弘治末年。養疾山間。正德戊寅七十有四。考終于家。

武宗毅皇帝勅禮部致祭壇工部具葬費。而江西參議陳君垕奉命寔來。庚辰正月七日。其子中府經歷讓等。安厝於州東太鄉六都逸山。後依崇岡。兩山夾峙。修江襟帶。其前於是。遵制爲域。周垣百堵。建亭其中。祇奉

皇言。乃作堂三楹。春秋奠祀。在亭之南。其左則神道碑。少傳大學士邃菴楊公所譔者也。君子謂公歷官中外。清白一致。

卒沐殊恩。光前蔭後。遂名其堂全終。而衛經以記來問。柁

曰。嗟呼。終之難全也。昔曾子啓手足以示全。著戰兢也。子張

呼申祥以告終。幸庶幾也。然地有仕隱。則身有行藏。要其爲

終。皆不可苟也。夫公自筮仕以來。細者勿論。其所遭之事。最

難終者。有六。歷官兵部。清戎內外。得卒八萬。皆可歛。然而速

禍難終也。然才猷茂著。而余馬二公相繼稱獎。凡有章奏。且

與參謀。其在浙江。杭州之滯獄千人。嘉湖之餓殍萬計。武康

德清安吉之盜賊。及郡縣。杭嘉湖之圩岸崩塌。殃遍畝畝。難

終也。然或訊奸而釋寃。或糴富而勸分。或懸金以傳魁。或石

岸而濬港。無弗立濟者也。布政河南出納之羨。至四十七萬

有奇。雖至潔者難終也。然皆悉登之籍。無或少私焉。弘治戊

午。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州。初

太宗皇帝封元後脫脫爲哈密忠順王。傳至天順間。國王死。

無子。母監國。有土魯番者。襲奪其勅印。其部落奔居甘肅。至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經畧之。亦無功。未幾哈密擁衆立。陝巴

復被虜去。承其後者。難終也。公至。即修武備。建議絕貢。放其

使臣於瘴鄉。於是土魯番畏服。送陝巴及勅印於甘州。公復

奏冊封陝巴。并賜答。土魯番之禮。又奏以奄克字刺從女爲

巴妻。於是諸部悅服。遣使入貢。

上齎賜金幣。以彰殊績。及其調內。巡撫陝西也。達賊小王子

擁衆十餘萬入河套。侵薄延寧。

朝廷遣尊官統京兵二萬五千出至延綏。饋餉仰給于陝。然皆坐食不戰。恭順侯吳某者提兵防河。聞賊勢猖大。亦移疾還省。虜遂猝入鎮原。柳征川當其處者難終也。公旣轉輸延綏。劾罷吳侯。而又以土兵千二百人襲走萬虜。虜侵固原。固原先備虜。侵平涼。平涼先城。虜遂殺謀者而去。而公所獲賊級以百計。人畜以千計。器物以萬計也。薊州草場地數千頃。內監京營民產相雜。自成化中互爭。文武大臣科道數勘不定。

孝宗皇帝知公才望。調改巡撫。然權貴齟齬難終也。公至。請官會勘。躬臨量度。取景泰中案草判之。明予奪。正疆界。不少遷就。疏入而

上覽至。日昃。曰。草場自此無訟矣。况公所遭之人。其最難終者。又有三在。

憲廟時。寵宦汪直。梁方李孜省。皆欲援公爲助。公委曲辭解。而稱謂亦不失正。比直方孜省旣敗。他人多貶斥。而公獨不污。以終在。

孝廟時。陝西鎮守太監劉琅懼公來陝巡撫。寓書中貴。以沮之。然公之才望。見知君相。中貴不能移也。乃反調瑯於他鎮。而公更見重於瑯。以終在。

武廟時劉瑾肆威毒害縉紳。雖以他事誣誤公。罰米數百。而公竟無可疵咎。以終。此三者。古人所難能也。然則扁全終堂者之君子。其亦深知公乎。蓋公生應祖。諱曰李麟。少治毛詩及春秋。精思勤誦。夜或不寐。鄰染爲之罷碾。既藉邵庠提學。接稱。選入白鹿書院。益諳理性。中遭家變。躬事薪水。膳價過例。拒而不受。事覺獨免。及其鄉舉之年。江漲遡洄。遂爲寧識。若夫順以事可安。孝以事梅。月友以誨公儀。茲以訓諸子。若出天性。然則公之全終也。亦其善始者乎。周氏子孫。其知所以世守其風哉。

重修洙泗講壇記

洙泗講壇在孔林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三千講道之地也。自夫子歿。子貢輩築塲之後。人專事孔林。此地鞠爲茂草。二千餘年。至元戊寅。宣尉東野潛偕孔澈。嘗修復焉。

明興猶新。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敝。嘉靖改元。巡按山東李御史獻暨吾副使山東孟參議洋。乃重修而增治之。未落成。呂參政經繼完其事。使使問記。修撰高陵呂柟曰。嗟乎。昔夫子眠不及時。食不及日。與其徒栖栖皇皇。思以救天下教萬世者。此地正其本根。乃後之人。忽不知事。雖廣建墓石。繁植宰木。豈夫子所欲乎。或曰。夫子之道。固難格於後世。周以來。稱盛時者。非漢魏隋唐宋元邪。斯其代不盡講。而見用者。

則爲蕭曹房杜不見用而能講者則爲董王程朱且講且用而行其私則爲禹雉林甫安石曰嗟呼是謂講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講且講且用者未必於夫子之道益也且夫子之道何道也伏羲之卦爻炎帝之耒耜軒轅氏之衣裳堯之中舜禹之精一者也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是故能反回之信能屈賜之敏能怯由之勇能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于夏取輅于殷取冕于周取韶于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其實乎後世見用於時者或後立而先權是故道敝于權矣能講于下者或後權而先立

是故道細於立矣且講且用而爲之害者既非共學猶難適道故權立俱喪矣今夫夫子之道猶大路也塗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爲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罍亦可取甌亦可取有能爲萬石之瓠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教子張則不可以言教子騫則可以言教子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於陸氏之門益其禪也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豐其部也故夫子所講之道鮮矣故佛氏或得而議我也故老氏或得而笑我也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然則洙泗講壇之修將斯道可由是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真在於斯乎

重修東鹿縣護城堤記

東鹿保定隸邑也。漳沱河自鴈門來。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於直沽入海。東鹿間於晉深。縣址卑而沮洳。漳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衛自靈壽入。故漳沱至東鹿滋大。北凌東鹿城。四城故有堤水。殺後。邑民或墾堤藝穀。堤漸夷。正德己卯秋大水。晉涅槃口決。漳沱汎濫于東鹿。沒下河。潰城西北堤。西北堤大決。徑淪西城。城外積淤。高於街巷。公私舍半傾頽。辛巳秋患愈棘。城內水或尋丈高。窮民逃入鄰邑。富者編筏而寢食焉。縣令臨潁谷鍾英障不能止。乃告諸巡撫都御史江。西周公公儀及

郡守陽武王君德輝。德輝時病卧床。聞之。攬衣起。謁周公而先往。至則城且陷。乃召東鹿士民之富者曰。患若此。屋產且勿言。其如爾父母妻子何。尚可叉手嘆息待斃邪。令曰。三人爲圉。填決壑。得千人。晝夜填。填口愈狹。水愈急。德輝乃告于河曰。嗟乎漳沱。乃欲魚鱉吾東鹿赤子乎。有頃決合。自始填。凡五日。東鹿人曰。神相之也。周公臨視。喜曰。東鹿免矣。東鹿免矣。謂德輝曰。太守得無加病乎。時歲方沍寒。而德輝扶病督率。病反瘥。抑其救人之心。有所通邪。已而德輝又告周公曰。不一勞。不永佚。如復舊堤。斯東鹿千歲之利也。德輝乃興四千役。作堤四城。堤基皆廣十丈。上廣六丈。有五尺。高丈有

二尺長二千一百丈有奇。乃以郡判劉君某提調之。谷鍾英統領之主簿于猷典史趙晟人領二千役。王官義官及諸省祭官人領二百役。役分堤五尺有奇。堤足皆樹檉柳。內外盤錯。而德輝旬一課焉。工始正月。至四月而告考。於是邑人致仕教諭焦讓及義民王勲會其鄉諸耆俊曰。是役也。實拯吾東鹿人子子孫孫於社席者也。然非王公上協周公之心。下作諸執事者之志。今尚有東鹿乎。乃謀諸學諭南陽王璣撰狀。問記以立石於戲。拊近過保定。遇憲副賈會期。言德輝之救東鹿畧亦若此。夫昔者德輝之爲御史也。

先皇帝所諱言者。建儲事耳。德輝乃屢抗疏言之。可殺其身。

而不顧及其守永平也。鎮守太監誣民謀叛。杖殺數命。德輝平反其餘。至繫禁獄七月而不悔。其與東鹿之陷溺也。身嬰厚疾。觸風雪。程畚剝。躬執其勞。忘其病而不辭者。一也。嗟乎。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乎公。謂德輝庶幾乎此五者非邪。嗣治保定者。幸無棄其烈。德輝名光。同予戊辰年進士。周公名季鳳。毛澄榜進士。

郭氏忠孝堂記

郭氏者。唐忠武王子儀之後。泰和千秋鄉游溪里之望族也。忠孝堂者。辰州知府郭君仕。從其太學兄仁。及諸兄弟。構以祀先者也。郭氏至以謙之世。又分族焉。曰坑口郭氏忠孝堂。

曰內思爲德外思爲民夙興夜寐維忠是營其在吾二兄乎
太學辰州乃謂諸兄弟曰庭思上下家思陟降夙興夜寐維
孝是往其在吾諸兄弟乎有儒士聞而善之曰太學辰州之
忠寔孝是本諸君子孝未嘗不爲忠也郭氏子孫可勿替引
之矣辰州或以告焉呂子曰是爾祖忠武王之志也遂作記

南和縣劉侯修學記

南和順德府屬縣在府東四十里學在縣治東南明倫堂翼
以文行齋忠信齋在大成殿北南面號舍四聯聯五楹在殿
西西廡之西南面其前爲神厨庠門在櫺星門東正德庚辰
吾陝中部劉君尚德授知南和首理宮廟謂古今之制庠皆

左學而南和廟門又出庠門之右諸生進自庠門循東廡東
墻而北繞周廟行日六里也劉侯於是開起鳳門於櫺星門
西爲夾道如東庠門之制其北爲門東面者四以通四號又
其北盡第一號之地折而東作右角門在學南道之西西面
與左角門對以通齋及堂當第四號門之東開西角門于廟
西序以適廟而對廟東角門以通齋及堂於是扁東庠門曰
騰蛟門以對起鳳門而櫺門獲居其中不啻在學左也騰蛟
門北亦作號四聯聯亦五楹皆南門如西號制入騰蛟門以
適號其爲門西面者制亦如起鳳門北其東第四號之前匯
水爲池以種蓮曰蓮池倉在文行齋之東東第一號之北有

牖焉以隔之。倉北牖之北爲教官之第。當明倫後堂之東。堂西亦教官之第。其南有隙地。以屬西第一號。自櫺星戟門至殿廡。皆甃甃甃甃。棟橈吻瓦。咸以次新。黝堊之飾。遍及齋序射堂。騰蛟門外之東。建興賢坊。其對也。建育才坊。在起鳳門外之西。又自城街至於村落。分建社學七十有八。以儲學材。於是劉侯曰。璋爲汝諸生。殫予心。致民力。捐公財。使爾等有門易進。有堂易升。有室易入。有齋易齊。其心有號易考。其業有夫子廟在中。易聞其道。於是以經立會。會有長。以會係籍。籍有稽。必稽定期。期有課。於是諸生駸駸然。蒸蒸而薰。教懷德而問記。呂柟曰。侯吾關中世家。舉順天都憲。公聰之弟。門部主事仕之父。先戶部主事佐之叔父也。侯思家學之由起。乃欲行之。爾南和侯可謂愛縣如家。愛士如子弟者。非歟。又曰。劉侯爲政。流澧河之利。崇宋璟之祀。息五花佛之異。壇壝備飾。候館有增。徵歛惟則。農桑見效。徭賦以衡。城隍可守。衙署倍新。不獨一興學也。故諸生深信云。記據生員輩進狀。焦通黃彥成。同。

西嶼草堂記

西嶼草堂。吾年友建寧楊乾叔之別墅也。西嶼去建寧城十里。臨澄深。據崇巘。岡巒澗渚。映帶遠近。斯亦群山之園也。野人嘗爲之鑿池焉。池中小嶼。矗矗拔起。松篁叢翳。而煙禽雲

鳥時往來焉。望之峻嶒，眇不可即。乾叔思作小堂於其旁，堂中圖書數千卷，環堂有稻畦，有藥圃，有松塢，竹徑，有瓜芋區，有采芳之洲，飼牛之柵，其背也。有小佛剎，入谷遂則有泉，渟冽汲之者殊鮮，有幽人之貞焉。因名曰履泉，其西所臨溪，乃武夷雲谷之委流，即建溪也。可以放艇而盪舟，東嚙之顛亦隱有佛剎，躡危磴以上，依而遐覽，雖千百里，舉在目中。乾叔養病山中，日居西嶼，侶伴漁樵，若與世常相忘者。及復時以出，又復馳情引夢，欲尋盟而終老焉。乃思與戴氏東池，何氏山林，張氏靈壁園，駢美而比休。嗚呼！予病涇野時，亦營東林書屋，無山可陟，無泉可漁，獨孤松叢竹，聊似西嶼，愧顏多矣。然且不欲如戴何張氏者，恣逸遊之樂，縱詩酒之賞而自已也。况此西嶼哉？若夫欲瞻未聽鳥，而感江安人之兆者，則其志不可及已。

遊王官谷記

王官谷者，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今少叅許君德徵重修而增飾之。往時諸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立孟學往遊焉。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間，即貽溪也。沿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窵巖石，礪馬。丹柿赤棘夾路，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道流引登高致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扶之而後能上。見危閣焉，道流曰：上祠玉皇者也。乃齋沐。

冠紳升閣參拜。下閣北至三詔亭。又北過休休亭。參謁表聖。日已暮。乃南過了了亭。飯於聚仙堂。飯已。有侯段兩生讀書於白雲洞中。招而後至。白雲洞則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居。以學休休者也。乃南臨石泉橋。望天柱峯。則見群山四周。若孫子環拱。而此峯孤高。揮天與故市街所望蓋不同。蓋其峯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於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峯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爲小池。攔干護焉。寢洞談今古。論往籍。久而後能寢。晨興。瞻玩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記。乃知其抱經濟材。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但末題耐辱居士。則梅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

詩。皆有思致。徘徊遲久。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玉硯。硯大如礪盤。無口。下如火底礪。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其秦敗晉師于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倉崖。觀雙入石。石在天柱峯西北。倚峯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北望秦硯而欲濡毫者也。道流又欲西觀藏雲洞。比至蘆葦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甘冽。云爲曹仙姑地。未往。直趨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跡焉。臺東與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突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峯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乃

嘆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聚仙堂而飯時已辰已
間飯已東遊猪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
轟貌如雪舞瞻瞰更久乃下崖旁流而行北至栢林臨流編
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有僧在樹頭摘柿而落紅滿地吟興
俱發恨筆硯少孟學以一筆蘸流中即嶼石而膏之得二絕
句一律予得六絕兩生皆有一二絕僕人自故市沽酒至道
流菹以鮮蕨秋英乃滌巵澗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
北至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而前御史安陽張仲脩
建斯亭以博養正之趣即表聖之濯纓池也徙倚詩成而還
問脩史覽照瑩心九簫擬論諸亭及一鳴窓道流皆曰忘之

矣乃謂孟學曰枻嘗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哉
枻舊過聞喜以塵事問德徵德徵時已休矣今見其所舉予
見笑於德徵者多矣遂歸息聚仙堂取朱御史壁間詩韻與
孟學磨和之而後寢又明日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昧爽
取蘆葦泉中水煮豆粥佐以藪以餒予畢乃自石泉洞南登
路如蚯蚓檜栢交錯難進乃以手拊道流輦一皂又一繩引
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北望不見娥眉坡是日微陰
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塔乃嘆曰世之
庶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邪則豈非時之執政者之
失哉孟學曰然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峯腰洞

口俯瞰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又欲直上天柱之頂。以問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更取開山斧。以夷山中魑魅魍魎。而後返。道流皆謂路不可行。扯予衣帶。脫然予益努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八仙洞。又渺乎其下。當其飄然之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與也。又嘆曰。不知當時表聖之足履。德微之攀緣。曾至此否乎。孟學曰。可記之。以諗表聖及德微。

董氏祠堂記

東樓董公。癸未春命長子邦治。據禮作祠。在正寢東偏南面。堂三楹。棟宇成采。四壁堊塗。厨在堂左。西面庫對齋房。在其東。其前有重門。祠扁在光門之額。垣周于外。若幾十雉。除田

百畝。以供春秋之簿正。上祀四世神主。冬至亦用其祖。合族人一祀祖塋。有羨則儲之異廩。以葺祠。公曰。琦世家居陽信之董庄。五世祖質菴諱仲。兄弟三人。質菴長。高祖撲菴諱彥良。兄弟二人。撲菴長。曾祖樂菴一人。諱禮。於族兄弟長。顯祖簡菴諱子友。兄弟四人。簡菴長。顯考東墅府君一人。諱彝。字秉常。於族兄弟長。至琦亦一人也。又於族兄弟長。蓋董氏自質菴至吾邦治。凡七世。皆宗子也。質菴言動無華。撲菴如質菴。樂菴有襟懷。超然若自得。簡菴寡與。言笑不妄。四世皆明農。東墅府君雖仕。爲抱關然。篤孝喜賑。董庄石礮。鵬鸚咸稱焉。蓋董氏自質菴來六世。至琦而後顯也。初琦旣舉進士。得

令高平勤民而祿薄。旣陞部屬在部。勤事而祿薄。茲食事數年。民事之勤。雖不敢緩。然而祿積稍裕矣。夫琦傳七世以後之宗。籍五世以上之德。積二十有二年之祿。故祠與田作。呂子曰。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之家。故夫人也。生曰宗族。明以收族也。卒曰宗廟。幽以統鬼也。族無宗。則子孫亂。廟無宗。則祖宗廢。斯祠在公。不敢不作也。昔者孔子謂宰子曰。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故曰子孫之守宗廟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弗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夫自質菴至東墅之積行若此。斯祠在公。不能不作矣。齊管仲祀其先人。鏤簋而朱紱。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若欲酌今古之中。而復蒸嘗之禮。斯田在公。不可不置矣。公於是遂懇請記之。以詔來董。祠落成。在今甲申年夏五月。

思政軒記

軒在府廨中堂之前。西偏。太守王王谿先生之所構也。軒儲經籍律令。數拾本。太守退堂而居軒中。于是考古。于是隄今。思政之所未行者。而行焉。思政之所已行者。而質焉。故軒名思政。亦王谿子用甘泉湛先生之言而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王谿子爲秀才時。

已沉涵六籍。政之體具矣。爲御史時。已條暢群律。政之用行矣。乃又構此軒而思邪。夫禮之無盡。如林葉之難數也。法之無窮。如繭絲之難計也。非理之難數也。理以時而運者。不可泥也。非法之難計也。法對情而變者。不可定也。故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律以行經。皆良法。是故君子思焉。傳曰。思曰睿。睿作聖。夫王谿子之所思乎。政者。其志遠矣。不然。軒前之花卉春榮。而松栢冬翠者。亦其云何。

絳州重立古法帖第一記

易繫辭傳曰。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於戲。文字之興。其在斯乎。後世乃有迂儒鄙士。

不知出此。留心于末。雖以王羲之之賢。敗筆如塚。沈墨成池。亦用力於點畫鈎撇之間。至使唐太宗英主也。以蘭亭記殉葬。安在其能治官察民乎。予嘗盤遊于涇渭漆沮洲渚之間。打起鷗鷺虫鵲。見沙上爪痕羽印。皆類古文。其絳州所傳蒼頡書乎。或如風行水上。或如雲出山前。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真天縱自然之妙。昔侯芭學竒字於揚雄。恐未升其堂也。世傳夏王大禹作龜書。謂禹治水。玄龜兆祥。沙門懷英。乃至作龜鰲之形。此何以爲也。今見絳州禹文。亦類鳥跡。少降而就真。則沙門體誤必矣。漢魯共王得尚書於孔壁。皆科斗文字。近世遂作螻蝦狀。今觀夫子所書吳季札石。於禹無間。

然矣。將所謂科斗者。以漢文形之而名邪。至若史籀周宣王之太史氏也。又在夫子之前。而岐周石鼓文多類此書。後人以其不似鳥跡。乃取諸鍾鼎文爲古文。以附鳥跡。而凡史籀字。又別作籀文以傳。如元楊桓六書統之說。然今觀籀文與禹孔亦不甚相遠。此又何以辯也。大抵古人寡言重行。文皆簡質。後世一義數語不能盡。一事數紙不能畢。故率棄本而務末。於治官察民難矣。絳州守延安程君騰漢於州治左壁間。得頡禹孔籀四書。乃真古法帖刻而木移晉府者。至是表而請記。豈爲文字傳哉。

甃修河東運司城記

嘉靖三年秋大水。河東運司城幾圯。侍御巡鹽雷石先生盧公堯文甚測焉。乃欲甃甃以固久遠。然以瓜期且屆。姑甃東面。以俟後哲落成。運城人知州謝君譽太學生張昇等曰。嗟乎。斯運城人子孫千歲之利也。不可不記公之德。且此城辟省交會。一方具瞻。然地近鹽則鹺易嚙其足。土挾沙則風易彫其膚。板帶礪礪則雨易剥其面。故今歲霖霖已淪乎郭。而又內處富賈。盜易窺。城大無兵。盜易攻。巷寡土著。盜易取。雜聚五方之民。盜易入。土無嘉實而有厚藏。盜易剽。故往年流賊幾突乎郭也。故公乃選官吏輕訾筭。定征役。謹命令。導其定規。教其新矩。裁其崇卑。壹其博狹。均其厚薄。灰焚條山之

石磚差粥鹽之賈。輦編車丁之脚。工採蒲鮮之匠。力用坊鹽之夫。於是基闊二十有五尺。高加其闊之十尺。首去其闊之十有五尺。周城九里有奇。東面積工。乃至二里三分。故磚計二十千。灰計二十千。凡兩月告考。屹爲重鎮。呂柟聞之。管夷吾曰。大城不可不完。郭周不可外通。否則亂賊竄遁者作。故莒廢渠丘。楚克三都。而智瑤思以汾水灌安邑也。公斯之舉。所係乎。

國者重矣。運城人又曰。一面甃。三面皆可甃也。一面舉。三面皆可俟也。於此可觀五實焉。險設而不驟。力舒而不迫。財搏而不汰。業廣而不專。名成而不私。於此可觀九固焉。農有固

業。士有固志。商有固貨。賈有固肆。官有固職。課有固辦。國有固望。人有固瞻。於此可觀七教焉。惠足以教。度財實足以教。節勞智足以教。豫事厚足以教。敦本信足以教。不叛材足以教。經國呂柟曰。此在公特一緒物耳。柟近謁公。論文貴質。不貴艱。論政貴平。不貴刻。是以編掣常鹽。商無退怨。洞開三門。民無偏利。地不重給。丁無積累。訟不拘人。獄無冤滯。而又申修書院。課藝不倦。博愛運學。拯貧不私。此則真甃運城者也。且公之官。可行道於天下。當其志。又欲城九州而守四夷。曾以此城爲功邪。於是運城人曰。問甃運城記。得聞甃天下城記矣。於是公聞之曰。將判官不忘往日之同寅。厚望於我邪。

河聖先生文集

卷十五

知勉矣公諱煥河南光山人辛巳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改今官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三
十
五
卷
之
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南禮部侍郎致仕前國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建德徐紳海寧吳遵憲澤陶欽臬編刻

記

東樓書院記

少叅董先生天粹作書院于其陽信城之東郭是地舊有園
數十畝林木葱菁蔚蒼乃擇其中爽塏處構巍樓焉遂以
為號又以為書院云樓三楹上儲群經衆史及諸子集其下
為堂房公時坐而講學焉房列兩齋齋皆有三楹左曰依仁
右曰游藝諸子及學徒居之靜觀亭在東樓之後亭下鑿渠

桔槔汲水。環亭而流。植荷其中。渠外皆種以名花異卉。又其
外皆蔬畦。引渠水亦可灌而藝也。又其外植麥禾。荻菽諸穀。
當錢轉銓爰之時。公亦遊觀而娛視焉。公僉憲山西。分巡河
東。而捫適謫判解州。得習聞公政。其他縷之不能盡數。即鉏
強橫。詰姦惡。均徭役。皆可謂邦之司直。而民之父母矣。遇友
人輒稱說以為美談。乃不知其道在東樓書院中來邪。夫士
之仕也。其關於法者。常棄經不治。以為腐也。其專於經者。又
率薄其法。以為俗也。乃公明於法之用。而不忘其經之體。豈
可得哉。公指日位晉公卿。敷政天下。其亦在是乎。其亦在是
乎。

馬氏祠堂記

馬氏祠堂者。萬泉教諭綏州烟山先生所建也。祠在延嘉山
北。施子峯下。惟一櫺內。安三龕。祀曾祖至考三世。以曾祖別
子也。不得祀高祖。其旁親無後者。亦皆木主。祔食于龕中。左
龕之南。通東壁。置櫝藏遺書衣物。物四櫝。右龕之南。祭器藏
焉。堂外列作東西兩階。南為先門。其外繚以周垣。又置祭田
若干畝。祀以四仲月。及歲月暮。若正至朔望。則參拜。俗節則
薦以時食。皆依朱氏家禮。煙山先生之子太史汝驥。與予同
僚於翰林。予謫判解州。且行。太史曰。茲祠堂者。家君建在正
德辛未七月。未記也。呂柟曰。卜子云。都邑之士。始知敬其父

母大夫及學士始知敬其祖。故程伯淳以厚於自奉薄於奉先。為非道。煙山先生可謂即敬通道矣。或曰錢篋果絀者。盥豚有不掩豆者。隘此祠在煙山先生。不為隘。在太史公。不亦隘乎。然君子行禮。在信不在物。君子事先在孝。不在奢。故太史亦嘗曰。思以根孝。祭以達思。禮以嚴祭。予乃用禴。夫煙山先生率禮迪義。化夏縣萬泉。太史奉其庭訓。秉文篤道。炳帝左右。亦已庶乎明德之馨。若乃廟貌堂堂。魏廣褒建厥家。滋光前休。其亦自此始乎。煙山先生諱驄。字士乘。以郡歲貢士起家。筮仕夏縣訓導。自曾祖慶士來。三世皆集義躬稼。至煙山先生始仕。至教諭。封編脩。而太史益篤其祐于未艾焉。

平陽府重修文廟學宮記

竊聞之。飾群神之祠。不若脩夫子之廟。脩夫子之廟。不若誦夫子之言。誦夫子之言。不若遵夫子之行。遵夫子之行。不若承夫子之意。夫平陽之文廟學宮。脩自弘治辛酉。考于正德丙寅。者太守西平張公良弼也。磨碑於山。文言于石。豎于嘉靖乙酉。者太守開州王公公濟也。夫自丙寅至乙酉。幾二十年矣。乃西平作而不碑。開州碑而不作。其亦庶幾承夫子之意者乎。夫子之脩春秋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書。蓋戒夫用于易災之餘者也。三臺兩觀之作。皆書。蓋戒夫淫用乎民力者也。故忘意於養士立教之地。知義者不為也。過求於舉

廟考宮之時。知仁者不為也。昔者魯公子魚好潔其宮廟。取
狙狽新甫之材以治之。故夫子錄其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而閔子騫仍長府之舊。則亦取其言
也。今有先作者於此也。木未架而甬已斲。壁未墜而石已礱。
甚至侈功以專美。諛上以引名。因動以計利。云今後世無以
加者。皆是也。其視西平何如哉。今有後作者於此也。或微飾
以兼舊。或小補以眩新。甚至繪絢一加。云柱礎皆已立。戶牖
一緝。云棟宇皆以興。削其榜。易其名。以為無前之績者。皆是
也。其視開州何如哉。韓子曰。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
雖盛弗傳。若西平開州。可謂彰與傳矣。然前之作。非欲後之

碑也。後不能以不碑者。猶夫作之人耳。後之碑。非委前之作
也。前不得而不作者。猶夫碑之人耳。故作者曰。一勞而永逸。
不然。數築無實。則民罷。夫子之所不喜也。碑者曰。畫一自可
守。不然。如塗塗附。則民罷。夫子之所不喜也。漢召信臣守南
陽。能脩清澮。泌淅諸水。以溉民田。後杜詩繼守。不廢其跡。而
民多樂利。遂有前父後母之誼。此直一惠養耳。而况於西平
開州。為脩道立教者哉。且開州好善如食。寸長不遺於人。則
於用力乎夫子之宮墻者。傳可知矣。故雖有補飾潤澤之績。
亦皆沒而不言。惟恐功之在已也。且西平立政如古。一事不
苟於已。則於率遵乎夫子之道者。彰可知矣。故雖有盡心竭

力之誠亦皆去而不留。惟恐功之在已也。夫平陽克舜禹湯之墟。皋夔伊傅之地。諸士子固其遺良也。若誦法孔子之言。行由西平開州之意而往焉。亦庶乎其可入矣。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畢公克成厥終。夫西平已往矣。為周公不為周公。柝不得而知焉。而開州豈止欲為畢公者哉。他日守先王之道而不肯變者。其殆斯人夫。諸士子宜棘請事斯人矣。大成殿楹七。廡東西皆有三十。戟門三。先門三。鄉賢名宦二祠。亦置其旁。皆三尊經閣。三明倫堂。五東齋。皆以道名。曰弘體。凝味。西齋。皆以心名。曰傳明。枚格。號凡五十八。於戲。此亦觀作者之志。與碑者之心也。西平名文佐。成化甲辰進士。協力年。臨汾知縣張君佐。

直隸潼關衛重修學宮文宣廟記

潼關衛學。屬陝西。而衛則直隸兵部。蓋陝西之東境。河南山西之西塞也。學宮在衛之右。宣廟在學宮之左。皆南面。歲久圯壞漏敝。於是衛指揮使孫君懋勳承宣重葺理焉。自大成殿兩廡。東西序。厨庫。以至櫺星戟門。皆易簷改棟。變櫺申簾。其朱壁漆金。龍琉璃點翠。煥然聿新。而明倫堂與四齋。以及師宅生號。亦皆次第重葺。工始嘉靖壬午三月。落成於癸未冬。

十月於是士氣倍增。文風丕振。教授曹君璉。訓導郭君隆。學士王蕃。謝憲諸人。謀石頌功。乃以大學士吳錦。至京。問記。以彭懋勳。字不忉。曰。於戲。懋勳。予於正德初。筮仕史官。取道潼關。懋勳。以父郎中天常先生。方務試禮部。不罷。乃襲其祖清軒之職。當是時。束髮不勝冠。然儀貌語論。即雅飭類儒者。常陰器其不凡。後數年。聞又力抗權宦。雖瀕於死而不悔。則又未嘗不嘆吾陝之有守也。於戲。是固宜有今日宮廟之舉乎。且夫潼關險聞天下。而壯固全陝。自成化至正德年來。流賊毒遍九省。而關中不擾。豈真以其山巖之萃。律兵革之銳哉。則孫氏世守斯地之績。亦不可少也。昔晉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漢祭遵雅歌投壺。常克敵取勝。則懋勳其人也。且斯學也。清軒先生亦嘗修於成化之時。而君能繩其祖武。可不謂得孫道乎。天常先生又嘗舉於弘治之初。而君能紹其孝思。可不謂得子道乎。夫宮廟之所申重者。此二道其先務也。乃吾懋勳。已能身教斯士。有提調之本矣。豈啻一土木興哉。於戲。衛之諸士。其勉矣。

荷氏縣重修學宮文廟記

荷氏訓導冀君九經暨諸生來觴。曰。荷氏尹長安王君子推下車謁先聖廟。至學宮。見在敝漏。即召匠議資。規措重修。正殿五楹。東西廡三十楹。皆改建堊丹。暨神厨庫二楹。在東廡

南二庫之中為戟門三楹戟門傍碑亭二座亭東宰牲堂三楹亭西鄉賢祠三楹二亭之中有泮池池南為櫺星門門壁皆琉璃高丈有五尺闊五丈先知縣徐誼創建而今亦增飾之者也壁東豎義路坊壁西豎禮門坊明倫堂五楹在殿北其東順養房二楹其西井養房二楹日新時習二齋在二房之南對以毓秀興賢二門祭祀制書二庫饌堂倉庾莫不更新。涇野子曰於戲子推子關西之豪也子聞鮮人曰王衍氏嘗均鮮。徃自况以關雲長當其無私雖神鬼可質。比予遇路村王良輔良輔言衍氏初至而四方學者從之如雲誨諄諄不倦。比其道已可對夫子矣。宮廟之修豈惟其末哉。衍氏生曰公誠足以通幽明足以檢俗才足以御煩藝足以開士謂子推非百里材亦其邇見者也。且子推子同考癸未之進士也子雖未得為本房乃子推曰是固一日坐堂上試我者也。義不可薄俗不可隨及予且謫判官而子推猶以長者事予則子推所志遠矣。此其義已欲入夫子之宮墻而思見宗廟百官者也。諸士子其於重修之微意而求之乎。

張氏佳城記

張氏佳城者華州舉人張之桀儀正之所築也。儀正喪母安人東氏葬諸少華峯陰之麓遂結廬墓側朝夕哭奠餘日則誦喪記諸禮。夢我諸詩其聲呱呱鳥鵲咸哀於是孝泉北湧。

山雉南馴衆稱感焉。儀正又構堂寢房序。張闌三重。松楊交植。榆柳森秀。客名之曰張氏佳城。蓋雖其父叅政公他日百年之後。亦可憇。儀正使人來曰。之桀生三十年。先安人撫育之恩。教督之義。如天地河海。不能盡言。之桀幸且有今。未能祿養。一日終天之恨。若不堪生。茲者塲室之居。苦塊之處。少盡菽水之誠耳。不知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往嘗聞廬墓孝子。多寒士窮人。如王哀徐積輩。與其親同甘苦。其疾疾動心。忍性而然者也。乃儀正刑部侍郎之孫。山東叅政東谷之子。翰林脩撰對山康子之婿。且處養。援魏科而茲行。豈非性有所見之明。學有以變其居乎。則又非寒士窮人比矣。夫道無窮。惟孝為大。夫學無常。惟盡孝為先。子於是益擴而大之。遠而至之。將他日輔天下。使人各親其親者。亦在是乎。於戲。儀正子與子父氏舅氏皆交厚。其楸之哉。

絳州尊經閣記

尊經閣為絳州守程君騰漢所重建。閣在絳庠之中。基高七尺。閣崇三丈。蓋舊有址。傾頽而今昇修者也。其中群史諸子集皆在。而獨以經言者何。經者常也。謂常道也。常道則親義序別信之倫。忠恕之則也。學者欲篤行乎此。必先知諸經。欲明諸經。必先尊奉之。而後可。故雖孔子且曰畏聖人之言。而王仲淹亦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於其言當歿齒而後已。

則夫閣云尊經不徒然也。今夫山僧谿道以吾儒視之皆異端也。彼其先佛先老之言洗凡而觀焚香而誦或收之輪藏或騰以金泥若此乎其不敢慢也。乃若吾聖人之經可以治身可以治人。可以育物。乃或忽焉不知所敬宜其教化弛而風俗敝也。程君以政本在是故創建茲閣則其所施為措置者皆可知矣。諸士子其體行之慎無忽經而自卑云。

安邑縣重修儒學記

安邑縣儒學多廢壞不治。某年月日知縣事乾州陳君自寬邦敷重修焉。其壯麗十倍於昔。蓋請諸巡按御史光山盧公潛江初公而舉之者也。安邑諸士子來問記焉。予惟學記有

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然則自寬之修夫學也豈徒然哉。蓋欲爾諸士子知夫道也。古人云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又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又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又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如此方謂之知。苟一行有未盡則是知之未至也。故曰誠明無二道。知行非兩事。予嘗見二人焉。有指山畫谷者。有入山臨谷者。夫指山畫谷猶想像也。入山臨谷則所謂山之高谷之淵者益真矣。今徒事記誦者特指山畫谷之傳耳。烏足以言知邪。夫安邑禹故都昔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茲數言者。可謂知之至矣。今所謂尚書者。固在也。諸士子生禹之鄉。讀禹之書。慕禹之道。而不知禹之學。豈特有負於陳君哉。昔卜子夏。嘗為魏文侯師於安邑。夫子夏在聖門文學科者。而其論處賢人君父友也。則以易色竭力致身。有信為已學。其視今之持文墨者何如也。茲聖賢著。皆鄉產也。諸士子顧無景仰之心乎。倘有所得。則由子夏之學。亦庶乎其知道矣。於乎。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今諸士子之中。豈無善學大禹如陶士行者乎。若夫陳君善政最多。茲亦可見矣。

儒學記

夔陽丁君大本守中。以鄉進士來宰臨晉。政餘進諸生。率勉淬勵。以儒學廟。廡堂齋官廨。頽圯且規模陋隘。恐不足以作士氣。乃謀諸寮來師生鄉士大夫。改作焉。學後空地棄坑塹。深丈餘。南北五十丈。東西四十步。先屬教諭李孟賢訓導。張珩平之。遂移退省堂于北。東西各增號房十五楹。分為五聯。後立官廨。由是改舊退省堂址為明倫堂。兩齋各增十五楹。益以簷廊碑亭二。在明倫堂之前。由是改舊明倫堂址為大成殿。東西兩廡。率皆增飾聖賢像。金碧輝煌。神厨在東廡東北。倉庫在西廡西南。乃又改舊大成殿址為戟門。戟門址為櫺星門。皆增楹高闊。外墜房二座。儒學門三楹。內禮門義路。

二座時巡按萊陽王公潛江初公相繼賢之乃發贖罪金若干兩以助其費。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諸學生咸感德欲識不忘持狀問記於柙於乎士子之學與不學蓋由上之人振作何如也。丁君往年遺其子與其邑之二三子從遊于予。今又有此舉則其志當不小。諸士子其無負乎哉。且吾聞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諸士子之為學也能奉此三患存此五耻于以善俗于以康國以為名士焉。其丁君之志乎。苟徒借為出身之階假為媒利之計行與言違名與實浮寧不有愧于斯建邪。諸士子不見張玄素乎。唐太宗治洛陽宮乃上書諫止。魏徵嘆其有回天之力不見有司空圖乎。拜諫議大夫乃高卧王官谷不起。時盜賊不入其境。茲二子皆其邑人也。其學術事業寧不與日月爭光邪。况東有傳說西有伯夷北有王通相去不過百里諸士子豈無三子者之遺乎。倘有采于斯言則茲學也當與傳岩首陽龍門並鳴于世矣。諸士子其無負乎哉。

平陽府重脩平水泉上官河記

平水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之下平山者莊周所

謂藐姑射山也。平水泉之原，為金龍池。池上為龍祠。又東二百步，為平水神祠。祠前為清音亭。而上官河之源，則在金龍池西南，近條山焉。池東數泉，皆入上官河。而水滋大，遂東過清音亭之後，至張家橋。而平水亦或派入。俗所謂十二官河分流，以溉臨汾襄陵之田者也。蓋自是以至劉村鎮，夾河三十六村，為田二萬餘畝，皆資焉。然自張家橋東過石曹澗，至於趙半溝，其南支流為上中河，而居民新開飲水之處，則在其北焉。又其東為席坊橋，其北則受小石橋之平水。席坊澗之山水，水多泥淤沙礫。上官河遂不復東行，而南入上中河矣。於是席坊祿窠麻冊南小榆諸村，皆受其利。而麻冊洞以

東二十餘里，無復勺水之潤矣。於是上官上中民交訟焉。太守王公曰：上中河者，私也。上官河者，公也。上官河博而遠，上中河狹而近。不法不德，則守不堅。法則民畏而訟平，德則民化而訟息。究厥病本，其在席坊橋乎？有張滋者，善治水，遂使滋決席坊壅，濬平水上官河之源。於是上官河滔滔東注，直抵劉村鎮，以復其舊。而畧王下院東宜補子塔頭段澤馬務南劉宰息諸村，皆成陸海。不圩而稻粳茂，不雨而麻麥熟。蓋雖江渚湖濱，不足以方其美也。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日，均沾其澤。或有尊賓嘉客，道入平陽。太守則邀謁平水神祠，坐清音亭之上，瞰官河之源流。賦詩飲酒，與民同樂。歌曰：官河

漾漾兮百穀成水無私心兮民不爭判官呂柟曰王官谷瀑布泉下流為貽溪水可灌田千餘畝唐司空表聖立法谷人以時用之至今不廢若鄴旁漳水秦鄭國渠蜀前南陽緄盧陂燕故矣堰上可富國下可足民故跡尚在而日以湮其弊豈惟民哉太守韋云政在善俗俗先禮讓禮讓之興在閭閻里田桑鷄黍之間夫虞芮亦平陽屬邑昔人訟田不決如周以平皆慙而還置問田焉今猶有遺風也於乎人孰無是心安知他日兩河之民不為故市民乎於乎上官河其永矣

重建李太守行水碑記

李太守者京人李義方瑞舊平陽知府也行水者成化末年

修利澤渠及永利池也利澤池都長沙李學士先生東陽有記曰元中統間有引汾水者由趙城衛店堰而東流合霍澗二水為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四萬畝至順元年晉寧路達魯花赤朵兒只因地震渠壞又浚汧口五十二小夾口十九有桔槔護夫皆具以教農興事

國朝歲久渠湮水壅成化甲辰大旱太守請於當路重浚此渠引汾水於洪洞西北築壩以截其流復取霍澗之合流於羊解鑿地四區灌而汲之以為登槽亭洩斯水又於高河築壩三丈濘有十四節啟閉以時灌漑沃饒引其餘水入流城中資萬室飲傍水地價頓至十倍矣永利池者錢唐倪宗伯

平陽郡城水脈鹹鹵不可民用。宋慶曆初，知州潘天傳引東山卧龍岡黃蘆泉水入城為池，植蓮其中。金源氏鹹水塞池。

國初，郡守徐仲聲北引汾河衆利渠水穴城注池，以供衆汲。中為土梁界池為二甃，以甃甃四方各長二百有二十步，其深七尋，植檻於梁上，使人往來，名永利渠。歲久衝涸，蕪豪右侵據，民罔攸賴。成化乙巳，太守委官募役給之米，棗重加濬治。傍池鑿井，朝夕利及。而銀買車運之苦遽革。又慮池渚停濁，鑿通池前，郡學及不由兒濠環為芹泮。城外之水皆可引入，無滯。又於澗河羊獬之間輦石為梁洞，殺上流勢，用去霖

雨泛汾，沒溺民田之患。明年秋，請諸當路，剏為引水洞，長千有百尺，過水洞長亦半之。井橋既具，花木茂植，乃作書院於池側，以居俊秀，其利始永矣。判曰：柟昔過洪洞汾趙之間，見溝洫縱橫，禾麥肥美，以為江南湖東亦不過是。詢諸田父，皆曰：李太守公之澤也。柟近謫解梁，長老皆傳太守能公鹽利，主開西塲門，解人餽千金而不選。今見李倪二記，則太守豈徒區區小惠寸功哉！且太守當成化甲辰歲大凶，飢民嘯聚於垣曲山者數千人，盤據劫掠，勢甚猖獗。事聞，

上命鎮巡官相機勦撫。貪憲郝公進兵無功，賊盜熾橫。巡撫葉公淇駐節曲沃，憂形于色。太守進曰：此屬本三省齊民，為

餓飢窘至此。宜先撫之。葉公曰。此賊據山殺人。旅拒憲臣。當誰撫邪。太守毅然曰。琮任之矣。旦日。遂屏騶身衣冠。單騎入山四十里。賊擁其後。環山逆衆。皆拋石吶喊。從者曰。急矣。太守不懼。益進。賊前曰。吾平陽知府也。來救汝耳。何見疑。時賊首有靳亮。表通劉福成者。皆嘗被理其訟。遂覘認曰。此真李翁恩主也。可毋犯。且率衆下山。引入賊巢。時已暮。去縣幾百里。太守乃語賊首曰。汝輩皆良民。善衆。今以飢餓之故。不思久計。邪。可聽我撫諭下山。與賑濟一分。各回籍。免往罪。妻孥亦可全。不信。與爾有約書。賊設榻寨中。具牛酒以享。太守解衣巾。就榻坐。賊皆群進。跪泣曰。此真救我命者。雖死願下山。

明太守書招撫紙旗二面。即令袁通輩前執賊衆二千餘人。皆降。至縣。葉公郝公曰。此非人所能。真大丈夫也。遂宥賊。俱如所約。地方以寧。事聞。

上賞太守金帛甚厚。而垣曲父老以石刻太守像。構祠以祀之。太守於其賊如此。則其行水以利民者。可由知也。且昔之治鉅盧陂者。皆紹前官之烈。而治渤海之盜。亦在豐稔之時。豈若太守舉百餘年之墜典。而平飢亂之巨寇哉。太守而在兩漢。龔遂杜詩。當遜居下風矣。太守舉天順甲申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擢驗封司郎中。改刑部郎中。陞知平陽府。後遷湖廣叅政。山西按察司。及福建左方伯。卒。所至政績亦多類。

此今若在。樹勲天下可知也。今山西左方伯東渠公其弟也。聞太守之事於今平陽知府王公公濟及晉之父老耆因得叙而重記之。

新甃運城西南面及廣郭門記

河東鹽運使司城

國課于辦。寶藏于興。四方商賈于萃。而城多鹵鹺。易於彫圯。往年巡按盧公堯文已甃東面。留三面以俟來者。去年潛江初公巡按。繼至。運大夫皆請續前績。公弗應。已而夏雨水。鹽禾花。秋大熟。民不困。公曰。使民斯其時乎。夫人既不採鹽。丁輸一二百甃。城可旬月舉也。乃謂運城西面。受患尤急。遂自

九月興作。以石甃基。續以甃甃。月城亦充拓。改甃。可轉車馬。至十月而告考。致仕知州謝譽監生張昇等相謂曰。此運吾人子孫千秋利也。宜紀諸石。拊嘆曰。於此有先作之者矣。而後者不繼。其先者亦孤於此。有後欲作之者矣。而中者不續。其後者亦沮。斯役也。可以紹先。可以開後。豈一己之庸乎。昔者周公之治殷也。克慎厥始。微君陳和中。則畢公亦何以成終哉。夫雖三后。且欲其協心如此也。故公之斯役。甃不陶冶。其材不匱。役當豐稔。其力不困。諸料既備。使之農隙。其心不怨。物土有方。其功不遲。官有定守。工有定規。其成不苟。量而後行。其令不壅。信而後委。其人不悖。故一時庶民子來。舉鋪